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川通志卷四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棧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馬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四川通志卷四十七

皇清藝文

詩

梁清寬奉使江瀆廟詩

江干遠祀
答神功

聖

主新恩九域同已幸長波平巨浪寧忘徧野集飛鴻流

移望冷眉山月耕鑿思歛黍谷風疾苦殊方令尚

劇亟旌廉

吏拯民恫

汪琬巴州歌

巴水遙連蜀道長
哀猿落木雨茫茫
劍門山勢都如鏑
莫怪行人易斷腸

滕王亭子與雲齊十尺朱欄萬仞梯
無那使君登眺處滿簷山色杜鵑啼

送人司李成都

鳳城垂柳為君攀西去高軒指散
關望帝愁魂春樹外臥龍故壘夕

陽間天懸鳥道連三峽地入鸞叢控百
蠻到日不妨頻弔古訟庭草長簿書閒

張德地詠瑞麥詩

六載殘疆叨重
任勤勞惟有

帝

九重知恩承

命榮三錫麥召天和秀七岐瑞霽自能鍾蜀產來牟不
必誦周詩微臣莫遂涓埃報

聖

主何當雨露垂

楊思聖遊錦屏山武侯祠詩

廟貌依然在悲涼舊
業空河流猶漢水山

色似隆中今古憑欄盡乾坤極
目同斜陽霜氣肅涕淚落西風

題閬城陳氏兄弟書巖詩

讀書兄弟好巖洞已千秋池酒荷香謝堂空桂

樹留鳴泉風自答谷鳥韻相酬破壁遺文在摩崖記勝遊

王士禎望青城山

雲氣連西域名山作漢標千秋軒帝蹟每夜岳靈朝玉宇凌丹

壑神驚下碧霄丈人招手天路未應遙

眉州謁三蘇公祠

祠即故宅今為眉山書院墓

酬眉州城郭劫灰後水陸漢成榛蕪郵亭下馬詢老卒蘇公故第城西隅旋來東帶薦蘋藻辰良

何必煩神巫往者此地鐵腳亂局初有殿據高門大宅皆焚如此祠歸然誰所作維公大節驚頑

愚雙柏輪囷溜霜雨廷立冠劍古丈夫長公遺像龍眠筆馬奔剝落涪翁書賴有石刻龍眠畫東坡

勝跡谷殘碑挿笏尚林立紫藤碧蘚纏龜趺祠西
一水最蕭瑟經霜茁舊猶扶疎甘蕉一丈覆簷雷
落花亂迸紅珊瑚當年結構不草草要令咫尺成
江湖故園如此不歸老與人家國徒區區瓊儋雷
藤歷九死口甘熏鼠隨猿狙頭網八餅有何意枕
柳萬里非吾廬兩公神靈未磨滅應翳白鳳遊清
都遊戲下界亦聊爾鯢鵬豈必捨枋榆眉州玻
瓈天馬駒雖春觀詩句玻瓈酌公三酌公歸乎

登高望山絕頂望峨眉三江作歌

四海復四海九州河伯

帝蓬萊

海若更相笑螭姑何足知春秋今年辭
宮乘風偶作西南遊中條姑射不足數失喜太華
揚高旒河潼遠圻巨靈跼鉤梯百丈臨龍湫終南
太白幻雲物秦棧信屈哀猿愁錦城小住五十日
岷山秀色垂簾鉤青城玉壘尻首接灌口屈注雙
江流興極欲蹋大峨脊却騎瘦馬來龍遊嘉州罨

畫枕江上孤峰縹緲東南浮神霄玉清有遺跡登
臨可以消煩憂蹋泥盤盤到絕頂江山披豁開雙
眸峰巒八面簇金碧下瞰江海如浮漚八十四盤
在衣帶氣凌五岳驕公侯暮雲早雪互明滅兜羅
綿現無時休岷江從東來奔騰迴萬牛沫水滙青
衣簸蕩千斛舟三江九峰倏然合丹崖翠嶂窮雕
鏤江山奇麗冠天下何意絕景來蠻陬天風蓬勃
日西墜搔首欲去仍淹留荆吳萬里自茲始來朝
已起杞尋丘

岑公洞

岑公昔學道遺跡空山中洞門界飛流白
日生雷風石髓無古今鍾乳盡玲瓏巖泉

日穿穴點滴成窪窪中央若累棊狡獪造化功類
竈倚青壁中夜丹砂紅曉彼遺世翁於此悟參同
壁間題字人歲月何匆匆巨碑亦笏立文詞競豪
雄中間岑襄州頗擅語句工豈其南陽裔源流故

難窮此洞與魯池望望江流通昔是仙靈宅今為
豺虎叢太息下山麓風健孤帆東元符間岑巖人起
池贊一研李鴈丈叔所書岑洞魯今皆為侯家所有築砦其上

晚登夔府東城樓望八陣圖

永安宮殿莽榛蕪炎漢存亡六尺孤城上

風雲猶護蜀江間波浪失吞吳魚龍夜偃三巴路
蛇鳥秋懸八陣圖搔首桓公憑弔處猿聲落日滿
巫夔

懷西謁少陵先生祠五首

選二首萬古懷西宅斜連峽口關高雲魚武

縣秋水麝香山老作諸侯客心依供奉班樊川臨
素滄遺恨不生還浩劫遺祠在依然白帝城岸
連巫峽影門對蜀江聲太息隆中業平生
生庾信情艱難詩萬首夔府至今名

謁白帝城昭烈武侯廟

赤甲山頭雲氣蒼楓林蕭瑟落微霜漁人故壘生秋

草鳥道寒空掛夕陽當日君臣真灑落至今祠廟有輝光江流薄暮聞笳鼓迴首中原泣數行

張光祖題學宮愛茲石一端詩

愛茲石一端質直復潔琬矩度無偏

頗規模得易簡試問所由來父老言笑莞此物非有奇石室舊方隈噫嘻茲石方曾經文翁儻劫火幾孑遺若木獨完產冲穆尚赫喧疏越猶瑟個上下千年餘太守能識揀我聞高自標自不入俗眼我聞牧自卑自不逢時擱吁嗟都人士為愛茲石撰君不見芙蓉石室肇文翁蜀士彬彬鄒魯風一綫常存吾道力千秋永祝表章功當年典籍興治化此日追揚厲學宮仰止高山無限意蕭條豎立法堂中

南廷鉉瑞麥行

皇帝八載月在午文山有麥七歧吐錦浪翩翩五日風珍
芒濯濯十朝雨田家乍見詫非常州郡轉上中丞
府中丞歸獻

天子前

天子曰都休惟汝三錫命兮素繭抽廷條動色徵徵羽不
映時叨宗伯郎按歌幾見行雲舞福躍遙瞻神早
馳掃門無自徒延佇一朝銜
命西南來邀祿幸蔭中丞字中丞厚德與弘功筆端無力

特

簡踵

司空弼時仔肩丈變虎蜀稱陸海李冰貽士林山

斗文翁祖艱難之際武侯賢琴鶴飛鳴清獻圃粒
我蒸民稷配天我公玉振羣公覩五丁神力何足

天

多七歧瑞靄誠軼古喜溢
顏薄海聞百靈將順先年釋往時曾誦滿庭芳於今復

見文山武和氣致祥理固然況是民天符斗數衆
維魚矣旒旒維嶽大人占之豐且聚碌碌忝竊茂之
陞欣承下風能無語吁嗟乎漁陽樂不支青田頌
可取碧雞金馬往往奏神奇何如家給七歧之麥
泰

朱嘉徵遊浣花溪訪拾遺草堂詩

郊南十里浣花
溪溪繞空原東

復西題壁總隨蝌蚪漫穿林不住鳥聲啼詩情欲
傲千峰出野興頻牽萬木低余亦愁心江上客故
園芳草
日萋萋

翁佶小河道中詩

誰鑿鴻濛一綫開盤空鳥道傍
巖隈遙通隔岸緣繩度忽斷懸

崖接棧來樹杪穿雲疑作雪石橫障水激
成雷祇因鎖鑰西陲重不惜流沙遠堠臺

黃鈐瑞麥詩

堯廷推后稷粒民功配天矧從榛棘
後隻手開疆田誠惠撫子遺歸鴻樂

受廬解刀爭佩犢遠邨烟火連積和相感召祥應
屢豐年嘉植貽來年文山七穗妍拜疏告我

后增德達穹天

聖主豈言瑞勉臣夫潔齋堂廡交策勵喜起想當然

特典錫纁組用章節鉞賢無旌吏與農

恩賚一

何專西顧使君重漁陽麥秀傳二張名奕奕令事

更超前玉壘雲為捲錦江春倍宣猶懷臣職歟率
屬猛加鞭覃慮蠻荒外綢繆周萬全務期膏雨徧

王會極

無邊

孫如芝流盃池山亭詩

趨侍大中丞憲駕觀原州
牧黃魯直所鑿石上南極

二字節鎮名藩控上遊元戎小隊領諸侯省方
不倦登臨興出牧何妨碣石留樓對黃公雲羃羃
江連白帝水悠悠松州雪嶺烽烟靜天外寒光倚
劍收戎州勝蹟枕山根禹鑿寒江舊闢門空裏
已開池九曲望中猶聳石雙蹲前賢詞賦封苔蘚
上國旌旗報夕昏西極逶迤南極遍更於何處問
真源

鄭日奎七盤關詩

迢迢七盤山地勢介梁雍三秦
及兩川形勝資以控重關樹雲

外竒險信天縱我行歷荒阻及此彌惓惓倭遲幽
壑底風烟莽澗洞循磴蜿以蜒勢若蛇出甕車馬
疲登頓往往失銜銜仰視山雲高俯聞江浩洶謝
公良矯情嗒然輟吟諷
聖明令御宇此道通職貢梯航走西南行役日以衆懷遠
惟以德天險安所用何事勞山靈崎嶇日迎送吾

欲鏟叠嶂大地一鴻網臨
風重惘然視天猶夢夢

閨中舊說閨中地五城十二樓仙家得幽寄詞客
縱冥搜一自兵氛劇曾無勝蹟留結芳誰對

壁雲石
迴含愁

馬跑泉桓侯轉戰處猶騰馬跑泉斷碣苔相蝕遺
踪人共傳閨河綿蜀道風雨足巴天緬想

英雄氣臨
流一浩然

天柱山天柱山中路風烟何慘悽亂泉爭道出怪
鳥作人啼林密雲難度峯高日易低却憐

迷誤處不
是武陵谿

蜀闌中一首盤叢古帝國孤懸天西隅自昔盛文
物中原並馳驅作人逢

聖

代於

今廿年餘禮樂洗甲兵應見菁莪數嗟余亦何人
來佐衡文樞奉命懷靡及茫然戒征途載驅燕趙
地載歷秦晉墟棧閣連高雲跋涉忘崎嶇風烟六
千里到來如須臾長安日以遠回首中踟躕國君
慎進賢敢
不竭臣愚

又七言律一首

芙蓉秋色滿江城桂子香流鎖院
清甘載荆榛開蜀道兩朝棧撲憶

周京風雲有路羣龍關鼓角無聲萬馬
橫願得英雄都入穀勞臣藉以答昇平

登錦城南樓

危樓高峙錦江邊遠客登臨旅思牽
載酒難尋揚子宅題詩空憶薛濤箋

霸圖跡已湮金馬古帝魂猶泣杜鵑
更莫臨風懷往事一城烟雨正淒然

嘉定舟中望凌雲山

東坡載酒時遊處鄭子維舟
新一登山帶雨江仍浩渺雲

藏古刹自峻嶒還家有夢牽孤客訪古無心
愧老僧惆悵芳踪迷咫尺疾風吹雨下巴陵

登敘州溪山一覽樓

鐵戟烟銷戍壘殘危樓喜見
時江干地經轉戰雲常黑天

入悲歌雨易寒不盡雙溪流往恨尚餘一塔
聲遙觀鬱姑仙去涪翁逝今古茫茫獨倚闌

登重慶府澄清樓

扁舟來過古巴國獨上危樓一
縱探城郭大都依壁岸人家一

半住烟嵐招賢館廢荆榛長來鳳山荒鳥
雀叅惟有滔滔渝閬水流將旅恨下東南

李先復弔斷臂烈婦行并序

烈婦鄧氏長溝民何
獻圖之妻齡廿一事

孀母趙氏至孝會吳逆作叛夫負餉隨征母已出
婦鍵戶治內事守備張某驍騎突入翩翩糾糾竊
意於深谷無人之地挽一女子如探囊易耳始而
以言挑之則罵繼而以金誘之又罵再則以力脇

之仍大罵張乃直創其頭顱連揮數刀痕寸餘婦
欲撞圍而出張牽其肘婦力拒之遂斷左臂張懼
甚乃自刺復自刺所乘馬赴縣庭中夜死婦匍匐
往食田水鄰人詢其故猶云馬兵殺我不踰時卒
鄰人嗚之官遣捕跡其狀見滿室皆血一手在門
後刀插戶側婦遍體皆傷下衣無全縷遠近觀者
如堵詳聞偽將軍侯事定方蓋棺露尸四月顏色
如生噫威武不能屈謂之大丈夫只大丈夫耳而
婦人云乎哉爰紀其異以存傳紀云長溝之山
山蟲蟲長溝之水水綠綠蒼巖松老風謾謾村婦
扁籬形影獨織無機絲春無粟荆釵蓬鬢蹙顏玉
良人長征不可憐長征輸輓秦師前阿婆牧犢柴
桑外倚閭終朝望不還紅日未暝青山紫馬蹄轟
處黃塵起寶劍金鞍羽林郎下馬瞥見雙顰喜低
首求歡甘言餌婦氣沖沖髮豎指蹣跚徬徨奔無
門心口相商惟有死免奴忿極刃交加血和珠淚

飛紅雨中庭電掣雷霆吼神龍只抱驪珠走烈婦
守身不顧身散屣形骸傷其手手既斷肝如鐵血
千行腸百結勢如漢魏交鋒金鏃折賈復拖腸不
敗北又如真卿義激李希烈割舌期期猶罵賊哭
已無聲魂默訴上帝聞之心震怒陰遣六甲與六
丁藉手殲奴奴惡露渠自戳匪無故忠孝節烈鬼
神護不則泰山等鴻毛石完玉碎芳名悞君不見
漢殿明妃馬上嬌銅雀空勞鎖二喬美人一旦埋
烟草姓氏誰將烈女標又不見金屋阿嬌傾國色
一笑千金難買得宮中脂粉賤如泥不換村姑一
點血吁嗟乎別夫不於室拜姑不於堂慷慨赴義
曷忙忙千載而下仰清風於高山之崔巍兮與流
水之汪洋

賦

李鍾義經史賦

文獻徵於冊府禮樂備於明廷稽帝王以立則考賢聖以垂型爰編

年以成史遇吐辭而為經別理欲於黑白判賢奸於渭涇名有十三萬古之淵源有赫朝分廿一千秋之典故留青是皆比流峙於河嶽並輝光於日星者也一畫蘊造化之奇三才備陰陽之變書估屈而渾穆易簡潔而奧行禮森嚴而條暢詩和平而婉孌春秋見筆削之精爾雅肇訓詁之善六樂正於聲微兩論著於遊倦述仁義乎七篇明褒譏於三傳足緯地而經天等擊雷而鞭電蓋嘗觀文象之紛蹟察名理之縱橫歸藏自坤而起象連山首艮而殊名周文之所推演姬旦之所經營惟義皇之本旨由素王以發明編三絕而不厭撰十翼以相成歷坑焚而莫損借卜筮以流行繼西河之卜氏有淄水之田生採本原於東魯垂端緒於西京焦贛之占驗費直之研精鼎三足以杰峙河九

派以洄滌若夫畧三墳之瓌奇首二典之瞻核列
謨訓之堂皇載誓命之鬱屈著二帝之鴻猷昭三
王之偉伐古今之文各異真贋之旨相越伏勝之
所傳授劉向之所窮攷歐陽於焉闡揚鄭沖於焉
洗發迺若省方既遍觀風是先賦比興維其託矣
風雅頌由是成焉二南歌王化之美盛七月述祖
德之綿延公卿所諷詠里巷所流連安侑乎神保
燕樂乎賓筵細則陳於閨闈大則格乎帝天初披
陳於太史終剛定於文宣厥後齊之轅固魯之韋
賢韓嬰之傳浮丘之編毛鄭曾疏其義歐蘇欲鈎
其元皆名賢之緒論固時俗所爭傳慨風詩之既
微屬道統之將墜即魯史之成文存周官之遺意
紀正月以定歷書天王以正位嚴會盟以明禮謹
侵伐以申義扶萬古之倫紀加一字之褒刺欲明
道以匡時任罪我而弗避理靜深而如淵義博厚
而象地丘明詳其本末公穀宣其義類齊有子都

梁有賈誼繁露玉杯之篇膏肓墨守之義凡以晰
五始之本末明三傳之同異爾其用之邦國達於
郊畿祭享見於朝廟吉凶備乎宮闈周官繁其節
目儀禮辨其等威經曲華而有則官骸順而其違
咸愚明而分肅胥別嫌而明微會古今文而一致
合大小戴而同歸更作篇章唐魏徵有所論定重
加次序宋臨川有其發揮乃若舞蹈之節奏同律
之範圍制氏世其官而不能言其義蘊劉向著其
錄而未嘗指其是非是故學必講而後明德以修
而彌邵瀛洛為狂瀾之砥闕閔闢層霄之照契歷
聖之心傳洞六經之微妙集解擇中正之歸立說
握指一之要秉經德而不回實踐形而惟肖瑞為
麟鳳之靈彩煥圭璋之耀是宜親炙者嘆巨浸之
汪洋私淑者驚喬嶽之聳峭矣蓋載道莫詳於經
而紀事莫備於史三綱之所由持五常之所必紀
稽星辰之順逆誌郡國之終始載治忽於微茫別

邪正於疑似存制度之精粗書風俗之惡美要使
既往者常呈形於明鏡將來者若鑑容於秋水雖
有是而有非夫誰譽而誰毀是以貴事詳而辭約
欲法密而氣疎識足服乎今古才足任其卷舒丘
明之紀繁冗子長之叙古初廬陵五代之史紫陽
綱目之書倘良史而有作舍斯人其誰歟嗣龍門
而東筆造扶風而未改紀澤中之靈奇寫馬上之
丰采歌大風而慨然握長劍而礪乃美文景之升
恒傷哀平之危殆十志以為搜羅八表於焉記載
燦燁鼎之古樸煥燦鳳凰之儀彩粲粲若東都建國西
蜀啓疆或奄有乎九域或偏安乎一方惟炎精之
未歇乃漢德之重光范曄之書彷彿乎醇而後肆
陳壽之志庶幾乎閑然以章何人物之臧否未允
而統緒之正閏未詳若夫兩晉之駢麗六朝之纂
組或受裁於御撰或摭拾乎塵腐或馳騁而無律
或脫誤而難補或貪穢而多私或浮誇而無取競

靡麗以趨時尚繁縟而非古貽尚論以口實失前
修之高矩有若合南與北而為史歷父與子而潛
心刪穰辭以見直稱嘉史以賞音悵書志之未師
乎昔憾典制之或闕乎今洎隋書之自出寶魏徵
之所任資顏孔以商確偕于李以酌斟庶網紀之
畧備病誕妄以相尋竊嘗柔唐宋以遐稽訖金元
而詳覈或文省而不備或辭繁而無益或彼此之
相迂或去取之未適或遠害而引嫌或反主而為
客美固稱於藝林瑕亦昭於簡冊是惟無三長以
標討廣五志以擗撫表志同天人之微紀傳悉朝
野之跡乃可名為信史而奉若金冊也幸置身於
藝苑謬廁列於詞臣每出入乎閭闔時侍直於
楓宸將學古以致用恒憂道而忘貧值典章之明備睹
名物之燦陳稽史籍之浩瀚究經義之深醇思登
高之有自懼濟川之無津可無師考
亭之純粹而漫信衆說之紛紛也乎

李以寧峨眉山賦

綏山先生薄遊於楚漢南有客惠然與處被服閒都從容燕語

窮造物之通復論阨塞之修阻事無微而弗研理
無端而不舉容前席而請曰君子生於巴蜀習聞
蠶叢岷岷三峩南戒之宗茹芝采藥考槃在中幸
據厥畧佑啓愚蒙先生曰伊大塊之積氣始突兀
於崑崙恣延宕兮萬里並星宿而東奔行山盤紆
於中原岷峨作鎮於西坤互華裔兮若限阻重嶮
兮如門星紀則井絡曜其上水源則天津灌其根
應鶉首而分野視墓頤為曾孫近則倚陵雲與烏
尤遠則馮火燄與葱嶺叩殊瓦屋襟其前青城玉
壘為其枕霧中控羅回以內藩雪山自天竺而外
屏莫不拱揖而縈紆鉤連而噓噏其為狀也則簪
岑嶠岵峻極於天危磴戢隄增岡連綿百步九折
八十四盤以脅仰息踵可摩肩三山並立則若蓬
瀛之遙接兩山相對則如眉嫵之便娟斯秀甲九

州高邁五嶽為靈虛太妙之所由傳也與若嶽刺
干霄磅礴擲豐隆殷殷其在腹珠斗爍爍而離
躍驚義馭之迴標指望舒之倒懸浮雲僅被其足
翔羽不至其巔雪初融兮六月水不治兮萬年超
欲界而杳邈豈塵壚之風烟其峰則有翠竹白雲
玉女蓮花鉢盂香爐之拂漢天池石筍之凌霞其
石則有盤陀天柱瑞星金剛鳳喙牛心天門象王
升仙受道之臺歌鳳七寶之裝悉屈屨而岌岌皆
礎礪以礪礪其洞則有白龍朱砂三仙九老人訝
桃源誰探瑤島雷風穴而砰訇鐘鼓聞而窈窕然
未若龍門之奇也截崖兩崖嵯峨千尺絕壁赧駁
澄潭紺碧挈舟而入仰天一隙高峽卓立而蒼茫
雙瀑分飛而滿渚噓噓散沫以垂虹瀆淪觸石而
成霹若百靈兮飄颻雖萬夫為之辟易富亭午而
涼颼倏吹際渥暑而寒氣恒積雁宕之懸流吞聲
匡廬之谷簾避暑席縹緲兮霧縠為衣悄恍兮羽翰

生脰此澹蕩胃懷淥溉塵跡客能從我而共適乎
客曰唯唯先生曰未也其卉木則有檜柏杉松楸
枅榘榑合抱之材連理之木蒟蒻楓香離支龍目
銀杏朱櫻金柑盧橘人面之薜桃絲之竹森森莖
青萋萋葉綠結根抽條緣阪蔽谷族茂鄧林叢駢
淇澳乃春夏之交杪羅始葩吐英馥郁敷華紛華
艷張幄錦紅披幃紗似若木之乍見與優鉢而並
嘉羌錦帶垂兮纖蔓石楠放兮烘赭五色燦兮木
蓮重苞灼兮山茶以及槐萌巢菜樹挺石瓜仙縹
金釧黃獨河車感物類之有殊知葢葢之最奢其
鳥則有翔鷗奮集玄鶴蜺蜺青屬玉鸛鷀鳬鷺
異采棲桐而鳳舞駸羽護花而人啼佛見鳴兮挂
明鏡王母下兮翻雲旗迴谿深兮號獨鵲陰崖暮
兮迷羈雌其獸則有騶虞騶駼辟邪天祿文豹隱
霧白猿如玉金線之猱雪毫之鹿獲重千斤獲惟
一足鼯鼠能吞火烟麝香眠於石竹獐食鐵而如

飴貌拉虎兮似犢狝猢猻聞風以奔馳熊羆望影而
殷鯨匪丘壑之通靈詐驚猛之咸伏其流則有羅
目瑜珈月池聖水黑白分於符文濛濛通於越雋
虎橋有八音之蛙龍池出四尾之鯉蟠螭向大壑
以深潛嘉魚推丙穴之甘旨龍馬出沒於深淵靈
螭蕩漾於淺沚芳洲時矚其泳游革鱗競耀其青
紫或揚鬣兮溪畔或曝腮兮巖底恣吸浪以排空
任隨波而起止至於來尋方丈惟事瞿曇巖峯傑
構精舍名藍光相之寺呼應之菴林闢洪椿閣啓
楞嚴風霜甚厲瓊甃何堪削木皮以蔽屋鑄鐵瓦
以為斧花宮馮高而翼翼梵殿臨險而巉巖振蒲
牢於香臺動陽馬於風檐藻繡互糅丹碧相參綺
疏晃朗於遠岫金鋪卷霽於晴嵐洵祇園之布地
時彌勒而同龕乃若畸人命駕俗士絕響宿春三
月蠟屐幾緡為訪真詮更怡幽賞神僧則有詎羅
長生則惟寶掌葛田騎羊以來遊瞿武繫龍而獨

往雷威空傳其琴茂直尚存其杖孫思邈之藥臼
曾留白海瓊之雲母誰餉偶弔遺跡而徘徊曠覽
大野之決滂更有幻化無端倪異非常湧兒羅繇
觀攝身光銀色晶晶雲海茫茫或如輪而示清眴
或橫天而設金梁瓔珞空中今乘巨象勢儀夜半
兮出扶桑三峯隔絕域而照耀千壑起聖燈而迴
翔縱有懸河之口不可思議雖竭叩囊之智烏能
測量也若夫大道攸傳微言斯寄石室之藏金匱
之祕苟非其人得之豈易天皇授軒轅以丹經陰
仙弄銀函之綠字鬼谷子以珞球名書嚴君平藉
指歸示異杜光庭之所編張君房之所識薛季昌
注道德以成文宋呂勤覈圖經而作志悟盈虛於
自然闡闔闢之妙義其載籍易簡而淵源其詞章
博雅而弘備何殊探竒於羽陵不必訪古於玉笥
此皆要眇精微之所萃客能策杖而求所未至者
乎客曰聞子之說博大雄竒如蠡之不可測管有

所難窺顧何以不嶽瀆之共列明禋而受釐竊不能以無疑先生曰嘻巢由隨光盛世高蹈維茲我山處在僻陬升中之禮不臨巡幸之轍弗到然而環瑋無以復加烟霞足以自傲是蓋有隱君子之德焉固可與知者言未能為一二俗人道

贊

張德地瑞麥贊

維皇布愷嘉祥渚至攢梁生芒含穎吐穗上應斗樞下齊政治降康

自天來牟式瑞祈實於民薦
銷飭德億萬斯年大有垂誌

頌

萬文麟瑞麥頌

蜀國凋殘已廿年邛邛甌脫拋良田歷經災疫兵荒苦千里堤堤幾

絕烟十兩黃金一斛穀茹芹飲英相頻顛東逃西
竄離鄉井天道好還無不復

聖主垂矜咨股肱
綸音特簡大中丞

我公何事不能了志在澄清攬轡登平

寇救飢如禹稷沈潛剛克干戈熄益州刺史布仁
慈民得煖衣與飽食瓦礫成堆半草萊仁聲仁聞
廣招徠差官捐俸重恩濟秦楚流移向蜀回督課
農桑履息訟權聲處處聽輿誦慈祥悃悌以安懷
名卜金甌

天子重和氣烝然能致祥七岐瑞麥產梁疆嘉禾多穗無
如此珍重瑤函上奏章漢代漁陽僅兩岐

龍顏歡動喜孜孜滿朝歌舞歸
天子克讓允恭以再辭

帝叅中丞極庶蕃勲名赫赫在旂裳歷年施澤已云久瑞

鳳祥麟出此方盛事從今迭記史留芳千載
垂庚壘普天處處祝昇平西蜀家家歌樂只

碑記

張德地重修青羊萬壽宮碑記

尚稽治理至黃虞以前邈已然撮以

一言曰清淨無為而天下自化三代以下漢治為近古孝文之世頌稱刑措史載文帝好黃老跡其一代之治罔非權輿於此東京之盛光武亦曰吾治天下以柔道勝之孰非師孝文之治而為之歟世之言老氏者率神其說於王局靈符飛昇長生之術不知其有資於治理若斯之宏也我朝誕膺寶籙統一區寓以簡以寬民登治維蜀自罹兵燹淪濯莽者幾廿年不穀猥承

簡

命

招徠

安集

尤務

與民

休息

之時

也昔曹

參治

齊聞

蓋

公善

治黃

老言

避正

堂以

舍公

公為

言治

道貴

清

靜而

民自定參用之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治齊者治天下民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然則今之

治蜀如蓋公之言推類而行之宜謂無裨歟成都
治西南十里許有青羊宮相傳老子過函谷謂令
尹喜曰千日外遇我於蜀之青羊肆即其地也粵
昔珠庭琳館千霄迴日之盛邦人艷稱焉今遺碣
已盡不識建置何昉矣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
況勝蹟垂於百禩麗觀甲於諸郡者乎顧瞻天府

仰浹

皇仁漸

臻康阜思所以揚扆

天庥釐祝

邦祐

茲實振古焉爰燔櫛翳按遺址有殿曰青羊三

清五鳳萬壽有臺曰紫金八卦降生說法有堂曰
真武純陽三官以暨左右廡山門垣墉之屬故老
猶得追識焉不穀遂捐金計徙慮材以令於羣工
舉循其舊以次而新之始康熙丁未之秋成於辛
亥之春時川湖制府蔡公憲節西來同光斯舉其
柱下猶龍以此段因緣作再來真氣不穀亦得拂

蘭亭鍾楷者或發塚以求之迺種種舊跡鐵畫銀
鈎龍跳虎臥恐令其滅沒於蔓草荆榛為牧豎樵
子所狎侮乎爰是捐資囑兩邑令募工鳩匠固植
而林立之覆以飢簷列於至公堂之左以資文苑
勝觀俾古人毫瀣之靈不與綵雲俱化後之
流覽者或有取於此舉焉遂勒石以紀歲時

冀應熊少保武襄李公崇祀碑記

今上御極之五年歲次丙午九月九日總督四川少保大
司馬中丞李公國英以勤勞王事歿於宦邸維時
全蜀之沐浴其德者遠近番漢罔不搶地呼天如
喪考妣乃川西紳衿父老思其德而不能忘咸欲
崇祀名宦以昭三代之直遂合詞以控於邑令兩
令復撫公善狀詳請於熊念熊守土之官也凡官
茲土者上自督撫下逮令尹如功績果應崇祀與
輿論允叶者有司例應轉請督學確察實行准入

名宦以崇祀典稽古先王之制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有一於此例應從祀況蜀自獻逆屠戮城舍坵墟民鮮遺孑少保李公入蜀以來由鎮而撫由撫而督恢復殘疆修葺郡邑闢草萊墾荒土發給牛種教民稼穡豪右悍卒魚肉殘黎置之重典釐剔激揚均平賦役痛革加派解民倒懸所謂法施於民也至躬擐甲冑繕器械馬踰越險阻北擒偽王於閬中南靖郝逆於嘉雅東收偽侯於夔門西服羌番於威茂所謂以勞定國也且也大兵之後凶年饑饉瘟疫頻仍少保公捐資普濟施藥餌并米粥所全活者億萬人先是威茂地震壓死軍民公特疏請蠲地方賴以寧輯所謂能禦大災也迨諸寇既平復慮十三家為三省要害爰疏

禁旅集各省將兵決策運籌躬冒矢石不會朝而渠魁

蕩平三省獲有寧宇紓

廟堂西顧之憂所謂能捍大患也年來身親血戰心力

俱枯晝夜行間積勞成恙無以垂白慈親告殞京邸陳情守制又緣

朝廷倚重

特

命奪情遂至忠孝難兼以哀愈病以病愈哀因而百藥

難瘳且彌留之際遺疏五難盡瘁鞠躬死而後已所謂以死勤事也自古聖賢立身無逾忠孝少保公五者俱修而又克盡大倫斯不愧

俞

旨久任巖疆積瘁病殞深為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

奏在

君

上方有不可泯之大典在地方自有不容已之報稱因

而轉請於督學使張公遂報可雖往例凡名宦鄉賢從祀督學使竟主之若少保公功在社稷難比尋常仍請於大中丞張公公深嘉少保公之懋烈

復行藩臬兩公知照全蜀郡邑諸庠俱造主入祠
崇祀奈成都郡庠自遭兵燹久為灰燼前於癸卯
賴諸臺捐葺學宮茲已告竣獨名宦鄉賢二祠未
遑議及今奉有少保李公入祠而妥侑無地如春
秋大典何於是方伯郎公廷相觀察使李公翀霄
大叅郭公亮副憲郭之培蕭炎成都郡守冀應熊
郡丞高夢說司李姚締虞成華兩縣令張行張暄
各捐俸金創建二祠如舊制前立名宦鄉賢祠三
楹仍錄殘碣所載歷代名賢姓氏而重鐫之各寘
神主祀享春秋復於祠後建碑亭三楹特立一石
以紀少保公之偉績於不朽一以體
朝廷酬功之至意一以順斯民直道之輿情一以垂

前賢不朽之令名一以樹後人勸忠之懿範蓋一
舉而四善備焉其裨於名教非小補矣迺命熊繕
言以誌之熊職司守吏曷敢以不敏謝遂既誌而
頌之曰於燦我公參井降靈厥猷翼翼維國之楨

帝鑒嘉猷

國尚爾網繆五難遺疏

乾坤浩氣篤生穎異不競不綵文無武備天眷蜀
邦畀我良翰日靖四方式遏寇亂經營念載奠此
巖疆明發不寐母弗遑將泣血陳情嫫嫫在疚莫
克我親莫樂我后致身報

帝曰欽哉

晉公寵錫民曰莫忘酬公血食新祠奕奕遶豆
秩秩以妥我公萬邦是式匪公斯逝有石則留匪

德斯泯寢
成孔悠

金僞重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古之祀典有五
一曰法施民二曰死

勤事三曰勞定國四曰禦大災五曰捍大患有一
於此從而祀之以云報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
也撫百姓示儀軌賞不遺遠罰不阿近思威並濟
上下有節故刑政雖峻而人無怨法施民也受命

託孤之際泣效忠貞繼之以死及其出師上表又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言竟以食少事煩病卒軍中死勤事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用攻心之說七縱七擒終侯之世夷不復反勞定國也蜀人曰祀典有五侯得其三焉予謂侯之事先後主忠矣其於人民亦以威行其愛耳世有忠主愛民之人而不為此一方禦大災捍大患者哉蓋侯之身雖告終於五丈原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炎劉社稷間也是宜廟饗千世而勿替者與舊制侯祠近昭烈墓今仍之益奉昭烈於正殿侯居後子若孫從之殿兩廊位闕張北地王次文武諸臣之有功者其正大規模遺像儼然率皆凜凜有生氣焉嗚呼當其屯田渭濱居民安堵庶幾三代之兵望若時雨向使天假以年則國賊可靖漢業可復惜也中營星殞大志未伸後世黜魏削吳以蜀漢繼炎統固史家之正論其亦慰侯之苦心也夫

皇清康熙十一年秋廟成歲時致祀嘉侯之忠誠感被閱世久而愈深也頌曰

先生抱道高臥南陽長吟梁父與世相忘亦有英雄聞聲思慕志興漢室慙慙三顧魚之得水骨肉君臣感斯情好可以忘身侯之忠貞死而後已嗟侯此心萬世不死

重建杜工部祠堂碑記

蓋聞不朽之業有三立德尚矣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夫所謂言者何易之於天道也書之於政事也禮之於軌物也詩之於性情也春秋之於褒刺也其言咸造其極有功世教逮至後世著作日繁標奇騁異然而旨趣既殊純駁乃判若夫言之而傳傳之而不朽者非有功於世教不能也世之讀少陵詩者見其豪逸若五陵少年悲壯若燕趙烈士渾垂若周鼎商彝爛然古色莊麗若千官朝列劍珮鏘然信乎極立言之大觀矣余謂公自獻三禮賦

後既遇祿山之亂自秦之蜀涕淚奔馳舉平日忠君愛民之意一皆發之乎詩是其言乃有德者之言有功於世教之言豈一切騷人韻士所可彷彿其萬一哉公於乾元二年入蜀時裴冀公冕為成都尹為卜西郭浣花寺居後營草堂居之迎妻子家焉閒嘗至外邑去來於斯五六載是以崎嶇羈旅之中戀戀於蜀之草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時遠地遙草堂固不可得而見及蒞治蜀都私幸獲覲先生之遺址歲辛亥從大中丞蔡公跨馬出郊遵萬里橋西泝而上過百花潭求所謂草堂者榛蔓瓦礫一望淒迷傍有老僧稽首曰此杜公草堂地也相傳為其讀書咏歌遨遊棲息之所舊有祠今廢余低徊久之澄江未改紅蕖翠篠之遺猶有存者而草堂固不可得而見也夫前賢之蹟弗彰地主之責也弔古者有餘憾焉爰承蔡公命剪棘構祠不侈雕鏤不事丹雘體公儉也懸額設像從

衆慕也後之君子廢浣花溪水之
句畢然神往庶於是祠焉遇之

重修東嶽廟碑記

天下之能應順效靈爲民禦災
畀福者名山大川也山川者天

地之司牧也天之愛民甚矣顧雨暘寒暑之失時
豐歉早潦之不齊天之權專而難徧爰分其事於
山川故天子祭五嶽四瀆所以崇有功昭報典也
又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則山川之神五
嶽稱尊五嶽之中泰岱爲宗夫岱處於東於行爲
木於時爲春萬物之所托始也知所始者必知所
歸故其權兆於有生之先而不可端測其祠徧海
內與社稷並列亘古而莫之廢惟神德象天地愚
民稚子望之莫不肅然起敬凡吏於土者必以時
致虔所以昭朝廷崇德報功之典也我
朝定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聲教四訖海濱山陬罔
不率俾蜀都去京師萬里風雨時若民無天札是

以知神之能奉職也無替命也顧草萊方闢百廢漸興而神廟未復何以爲萬姓祈福之地爰是捐俸鳩工逾年告成吁此邦之民其困已甚撫摩而噢咻之方兢兢未周之是懼神尚默維而陰相焉以相與有成庶幾康阜歌而熙皞臻也其余之志也夫

重修南瀆祠碑記

粵惟鴻濛爰闢天一生水江淮河源厥惟水首其灌注百川澤

潤萬物其功用與天地侔而未能窺際其涯渙者歟論者謂河源自天必歸於海惟海無源盈虛莫測迺神禹導江及淮而井絡之區實爲橈車之所先則以江之源由於蜀故也夫長江之勢千里一折百里一波險劃地軸名雄天塹古誌之矣蜀隘區也萬山環合一綫通流汭而上之莫窮所自第見怒激奔騰至此而約束受命未嘗有泛溢之虞觀其所以受之者焉及夫渡三峽下夔門浩蕩汪

天子睦

洋奮迅萬里百折而必東識朝宗之義觀其所以
出之者焉噫惟神之功何其偉歟是以古之王者
受命必有事於四瀆而江其首也曩者歲在丁未
焉西顧遣少宰致祭大禮告成祀典用彰惟是方
承勘定之後祠宇傾廢禾暇葺也今者中丞公來
撫是邦綱紀畢張廢墜漸興乃告於衆曰神為四
瀆之長有功於民祠不可以不肅盍新之於是共
相割俸鳩工祠以落成余顧而樂之執爵而言曰
吾聞境內山川諸侯之所主也敬神以勤民守土
之事也蜀雖富庶未徵而百堵於垣劬勞安宅神
所憑依將是在是矣指山高與水清知
聖朝熙皞之風與茲江流同永觀安瀾者數百神效靈
不從此仰見懷柔之化也耶自屬僚以及耄耄
咸謂茲言之有合於茲舉也爰錄以勒諸石

張明彩重修文廟碑記

尼山有聖人天下於是
道統故忠孝代出英賢岷

起皆聖人之教之所為嚴廟崇祀所以肅瞻拜振
人文也成都為古文獻地昔文翁起學教士非即
此乎自逆張毒屠城社燼煨聖域賢闕幾不可問
噫嘻茂林荒草間無人烟值從未有之劫雖氣數
使然嗟吾道之窮大聖大賢亦罹此厄運也耶余
從事巴蜀自己亥撫院高提征恢復開茲土遂
求謁文廟焦爍蕪土踪跡莫辨爰剪荆棘闢草萊
僅通一線始得

孔聖故址一片坵墟無片瓦隻椽數仞宮牆果何在
耶令人見覩不勝流涕思欲修葺諸務未遑力有
弗瞻止等之跛僧說法已矣辛丑之冬撫院佟持
節來蜀下車謁祠時及荒殘喟然嘆曰澤宮如此
人文可知風雨不蔽神將安依因奮修舉捐俸鳩
工檄余為督余恐菲才不堪任繼而思之讀聖賢
書不能有功聖賢而坐視宮牆之鞠為茂草也如
此心何爰董其事不敢有憚勞瘁亦不敢少棄錙

錄木植磚瓦悉得之易買工作力役悉求之徧覓
不取民間一錢一粟建正殿五楹戟門五間東西
廡各五間啓聖宮三間以暨櫺星門俱仍舊址雖
不敢侈輪奐之美然修理丹塗煥然改觀亦未始
不可以棲神靈肅趨蹌也起工於辛丑年十一月
某日落成於癸卯年四月某日上有諸憲臺之風
力下有羣有司之樂輸余僅仰體憲臺德意捐助
微資克殫心力監工督修勤勩厥成已耳工成不
能無記僅誌其實勒之於
石以為紀年叙事云爾

沈巨儒蕩平川東碑記

代楚提徐治都作
粵稽
上古軒轅有涿鹿之戰顓

頊有共工之征自茲而後虞有有苗夏有有扈商
有韋顧昆吾周有淮戎頑民之屬率皆勦以武功
猶先綏以文德恭惟我

大清自

世祖章皇帝以順天應人之主興弔民伐罪之師享九有

寧萬方暨我今

皇上繼體文武秉德成康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者幾四十

年何物吳三桂敢負

國恩大肆兇逆跳梁於滇黔旋罹乎天誅而逆豎譚
弘始以井蛙而脅從於川北繼以首鼠而竊據於
川東恃彈丸天城為負隅之虎用么麼羣小為百
足之蟲而陷川東數萬生靈為處堂之燕遊釜之
魚嗟乎傷哉事始庚申八月也事

聞

皇上天威震怒比蒙

廟算命臣會同將軍臣某章京臣某率滿漢精銳由楚

道水陸並進一戰而克巫山再戰而克夔城三戰
而克雲陽隨挽舟師乘風直上不二日而直造逆
巢城下兵不血刃矢不傷鏃而天城土崩元兇授
首逆黨傾心此皆上荷

朝廷威靈下藉諸將士勇力露布以

聞當無煩

睿

懷西顧矣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惟時元逆已誅從黨咸服余惟仰體

旨

皇上好生之仁遵奉勅撫並用之宣布德意招徠流移不旬日而扶攜載道襁負來歸余

乃屬其耆老子弟而告之曰嗟爾百姓本係良民陷於水火罔見天日從今以後毋曰蜀水險也爾視我師如越谿澗毋曰蜀山峻也爾視我師如履康莊習武者屬我司徒習武者屬我司馬務本者歸田逐末者歸市改爾舊習服我新政念茲在茲永蹈斯言凡此皆布

朝廷

文德以全武功之本末因勒斯石以示全省耆老子弟取鑑往轍垂訓來茲共享

國家昇平之福靈長之運於萬億斯年也云爾

曾王孫重修松潘衛文廟碑記

令天子尊崇聖道躬釋奠於闕里

詔新廟貌

天章所頒四方風動且

命武臣二品以上得與陪祭胥天下而教育之蓋莫不鼓

舞於詩書禮樂之途矣蜀自文翁化俗號比鄒魯
賊焰既熾之後復遭逆藩變亂所在文廟皆不

可問余奉

命視學

行部所經輒語守長以學校興廢闕王政之盛衰

不可不亟修以勵風俗而逡巡未有應者其類廢
傾毀不堪寓目者可勝道哉今年春中丞于公推

上

德意合羣議新成都府之學宮復咨曲阜聘樂舞生遴

童子而肄之既嫺乃用於廟於是覩崇牙樹羽旄

翟之美聞鐘鼓蕭管之聲杙鼓鞀磬之音升降有

度進退有節烝烝皇皇穆然見聖人之德之盛私

聖

幸備官於茲得樂觀其成而又竊念省會者郡邑之倡也惟茲郡邑其必慨然有所興感庶幾奔走就事以後為羞以仰慰中丞公之望乎冬十月松潘教授張其赤率諸生張良佐等以重修文廟碑記來請曰衛舊有學垂二百載變亂之後鞠為茂草蓋數十年於茲矣今總戎卓公來鎮茲土慨然以修復為已任於是也將校及衛守偕具赤良佐等共勦其成工始於康熙三十四年春二月十有九日成於秋八月朔日自大成殿啓聖祠及東西兩廡櫺星門月臺甬屏煥然更始足以示瞻仰於邊陲明聲教之遠訖焉微總戎無以致是也余於是歎總戎能體

天子崇儒重道之意而以身先之所謂修之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非耶其所以對揚

休命者何與我中丞公不謀而合也攷諸圖誌松潘為古氏羌地自漢通西南夷叛服不常明初平定之

至景泰三年始建學宮由是置博士弟子員登聖人之堂為聖人之徒豈不幸甚顧地極寒薄不產嘉穀聞諸生往往代負荷取傭值以供俯仰蓋與耕讀相半者更什倍苦辛矣夫生瘠土者勞而思思則善心生今諸生入廟而思敬奉庠序之教朝夕黽勉於達道而求不說於聖人將偕此邦之人為禮義之鄉諸生不既莊莊乎君子哉此朝廷重學之意而總戎則藏美利於不言者也夫表章興復之功明倫常以振起後之學者學臣之責也是誠不可以無記卓公名策閩之惠安人衛守備為賈尚謀博士弟子自良佐而下凡五十八人例得備載

劉德芳錦江書院碑記

成都古益州故多材地秦以前遠莫可稽漢孝文時

二千石文翁仁愛教化符守此邦慨土風僻陋欲誘飭蠻戎而進之儒雅選郡子弟開敏有材者遣

詣國學受業博士郡生皆成就顯拔榮進乃作禮
殿立石經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文教由是大啓
士風埒齊魯焉永初後高守明更新禮殿於灰燼
之餘增一室以祀翁生徒相誦習講課歷魏晉唐
宋元明巨公名彥踵接代興蜀學之盛甲宇內所
以繼文翁遺緒久而不墜者實惟高守迨獻賊入

朝受命逆寇就殲反側屢安文學諸生謀生猶恐不

給奚暇誦讀其年盛志美亟思向學之士既乏師
承尤鮮載籍然則繼高守遺緒於兵火之餘以不
墜文翁之流風雅化者端有待後之人矣巡撫都
御史貝公蒞蜀三載爐壺既平民樂靜鎮士被陶

命觀察

甄公亟欲興文教以植人材而余適奉

礪鈍尤余夙志也爰度郡費右偏有隙地敗礫蕪
烟歲久未治迺鋤俸金創置為門幾楹為堂庭齋

講為藏書之軒為賓師之位為東西號舍為庖湍
遊息之所屬成都令田君軒來溫江令邱君璋董
其役凡五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既落
成披之興乘訪之故老蓋石室故址也余聞古者
鄉有序黨有塾擇師資令其教授將以引長獎掖
化人成俗率由於是故法制代有變更惟學校絃
誦之事建國者率無以易書院之設與學相表裏
王化之本而菁莪棧樸之盛所自出誠不可一日
廢也今

聖

明在上文德覃敷

幸魯有典訓士有文興學立教遠嬈三代極盛之時大
備之制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靡不感動渚厲
烝烝以變蜀當休養生息富教有可漸加之候公
以寬平涵煦魚父母師保於一身佐

朝廷興道育賢政莫大於此矣夫士棄詩書行誼勿道
為士者之恥而徂頽襲媚德教不聞有司之過也

今學之名猶昔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一無所與而士之無所傳習不務其實而馳於名也久矣掌教事者又每視學為聲利之場第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以相夸尚孰知科名固足以榮當時而所謂久大之業紹往哲以開來學寧盡乎是若徒托執經問業之地飾韋帶青衿之譽以虛聲相慕悅則更卑不足道豈余之所期乎今建此書院延訪賢士可為人師者主其席定課試之約膏火廩餼之貲日與諸生揖讓講習乎其中將見蜀之士皆蹈德詠仁追前賢懿軌上答

天子昇

平文治之功以無孤我公之教且以繼石室之流

風於無窮俾後之周覽學舍自文翁以來上下千百餘年其間之建而廢廢而興者僅公繼高公而三政教盛衰視乎其人顧不重歟
遂為之記以垂永久而告來者

黃廷桂雷波衛闕帝廟碑記

維我

皇上撫

御寰宇仁漸義摩聲教所訖無遠弗届凡夫跂行喙息之倫孰甘自棄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蠢茲焚

蜜性同狼豕在昔叛服不常頃者戊申之歲米貼土婦陸氏悖法跳梁而雷波土司楊明義勾通結

命統戎行用彰捷伐仗覺阿照諸夷肆行盜掠時余職任提督事務奉

天威而遵

宸算未決三旬殲厥渠魁焚巢掃穴一洗氛祲綏靖邊徼

皇仁寬其脅從安輯無辜當雷霆震懾之餘沐以雨露涵

濡之澤莫不匍匐惟呼永誓無貳一切善後機宜殫心籌畫敬陳

天聽幸蒙

俞允余周覽進勦經由之地見夫雷波一境左挾冕越右

跨六詔前拱建南後衛叙馬羣山扼險金沙劃界
誠腹裡之屏藩要荒之隘區也爰相度形勢築城
郭修營壘設流官規畫既成邊鄙晏然事半功倍
又如是之速恍有神助伏念

上
御極闕聖帝君歷朝累加顯號今

以來又復追封三代解州洛陽皆設博士春秋
祭享備極尊崇維此蠻疆無異中夏特虔構廟宇
是經是營大門三間正殿後殿如之配以廊廡繚
以周垣計日落成規模宏敞余肅將瞻拜因慨然
曰

闕聖浩氣英風卓絕千古廟祀之典不獨通都大邑
巍巍煥赫即焚道蠻荒咸昭誠敬且月之朔望營
衛諸員於此宣講

聖諭彼旃裘魁結之衆靡不環拱敬聽嚮風慕義蒸蒸然
其沐浴於太平德化之盛焉夫捍禦疆圉撫字百
姓則官斯土者之責而默祐於上俾雨暘時若歲

獲屢豐民歌樂土者維神之力也蓋以

聖天子在上則百神効靈我皇上文德武功光被四表普天率土莫不尊親令輿地日拓邊陲蕩平瞻雲就日之下兵息民安當共慶乾隆於億萬斯年矣余中心懼忤敬獻區聯用誌永久并序顛末永壽之於石

黃廷桂黃卿所關帝廟碑記

聖天子御極之六年雍正戊申天宇所覆地維所載旣襄卉服之區鑿齒雕題之域來享來王悉主悉臣顧茲米貼土婦陸氏以蚍蜉畏罪不能自縛就戮遽敢要結黨羽跳梁山澤余時提督軍務率諸營將士奉天討旬月之間深入蠻箐行列陣布旗明甲耀未盡厥

武所向率服一二醜類莫不俘獲誅殲藁街懸首以宣示

國威俾震懾之餘又憫其頑愚宥其脅從蓋殺伐既張與之更始而黃螂土司國寶遂以其地內附余因夷情歸化相度形勢見黃螂一隅實為黔越咽喉戎瀘藩衛乃扼險隘築哨堡建城池設戍部歷歷善後俱有成畫并以奏

聞又伏思

闕聖帝君廟祀徧萬國精靈彌六合義勇蓋三分我朝神聖相繼威武張大湛恩汪濊聲教所訖無遠弗屆是

帝君之威靈

朝廷之德化魚荒并包齊觀等量爰崇其廟貌昭其祀事禮制之隆侔於東魯每月之朔望營衛得於此

宣講

聖諭夷氓拱聽以成一道同風之盛且冀

神之默存感應與

國家懷柔綏服之意胥為表裏其荷

神之休曷有既

與廟創始於

月

日告竣於

月

屋成若干楹垣周若干尺輪奐既新堂

皇既飭室宇有嚴廊廡有秩漢夷具瞻罔不祇肅

遂額曰

闕帝之廟且叙次顛末勒石垂遠他如工力財

用之數供億董事之人則紀於碑之陰云

記

佟鳳彩修成都府學記

歲辛丑
予受

命

撫

蜀駐節錦城循故例視事三日昧爽謁

先師孔子廟集博士弟子升堂鼓篋稱說六經蓋倣

周禮大司成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者也及期余
質明而興盥而莫不見所稱

先師廟者惟茂林豐草間諸屬吏張幕而拜陳詞以燎余矍然進博士問故答曰是火而為墟也俎豆之地為豺狼之所穴狐兔之所嗥將廿年所矣予愀然曰夫子之道與天無極為萬世法去佛老遠甚今佛老之徒習於其教溺於其所學尚金碧其像瓊瑤其宮崇其饗侑伐鼓撞鐘祓巫紛史盛其歌舞奔走竭蹶天下之人惟佛老之教之歸彼都人士側足儒林佩服絃誦獨於吾夫子之宮牆坐視圯廢不一過而問耶諸博士揖而進曰成都新復寇訐於東士疲於伍當事者惟橐鞬之從奚暇學校為予曰不然學校之設非僅文教也凡有事出征受成於學孰有罪反釋奠則以訊馘告何獨一文教乎昔漢高祖討陳豨還沛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至光武中興臨淄方定天水未賓即躬視太學夫漢高不事詩書光武起家徒步俱於干戈掇攘之際留心仁義禮樂之宗尊儒重道為天下勸況

天子明聖繼體重熙山海遺孽漸次削平又成都係省
會重地為屬郡觀瞻文翁遺教宜有存者顧令夫
子之宮椽桷几筵盡淪草莽毋乃諸生羞諸博士
復揖而進曰昔夫子之策衛也曰庶而富之富而
教之令士民其瘠靡有孑遺怨鼠驚鴻捉襟見肘
孜孜建學興文不其迂歟子曰嘻學校王政之本
也夫子之言謂非教無以保富庶非謂待富庶而
後議教也若二三殘黎不使之揖讓夫子之堂優
然愜然習其衣冠劍履觀感興起於善將見三綱
淪九法黷反浸淫於佛老之教漸趨於邪竊恐殺
運之不殄也諸博士唯唯而退予迺詠曰卜吉斬
荆驅石鳩工庀材捐資程費經始於順治十八年
十月越康熙二年九月竣厥工計建大成殿一啓
聖宮一大成櫺星門各一明倫堂敬一亭各一暨
兩廡左右學舍及大門石室戟啓坊表悉具翬飛
鳥草將將翼翼過者望宮牆之崇高起斯文之瞻

仰矣余故
樂為之記

張象艸眉州修學記

康熙六年
秋九月

上
親天下政詔以實學廣錄人才是歲十一月省侯趙公
重修學宮成

先師殿及兩廡具戟門櫺星門具啓聖祠明倫堂具
二十年荒址率作如是公勞矣公嘗憫三代後人
不宗實學皆由士民異業遂以羣分每為浩歎焉
古者有分人無分學父子兄弟相勸誠倫常事耳
力餘乃敢事文故耒耨牽車之時猶行以孝弟詩
書之義學之名不立學之實無不備大司徒所書
升而官之錄之者胥此俊民也故小大偏全之才
胥得各出所能以佐君父而天下治三代後學之
名非不尊且美聲華相尚而聖人之道無聞於是
翹翹然曰吾士也而樸遯顓蒙者亦退然以民自

處上之人不能禁其區分不得已而取古人考言
試藝之餘意以辨天下才雖名實并茂之士間於
此得之抑亦難矣嗚呼園橋類水間僅存此俎豆
牲醢之文以事我

孔子而遂謂郡縣皆有學豈古人本意與此大道所
以不著也然則為民父師而有志於行道亦惟以
務本之意行勸導之微權猶可及耳眉於蜀有文
學名久矣於宋為盛故仁宗謂天下好學之士多
在眉山思昔蘇氏之學卓然深求於聖人之道尚
志節講名義淳如也初未嘗以工文為專事而一
時經術之言遂成碩畫當時雖不盡其蘊忠厚之
誼處窮弗改今讀其書皆言而能行者學有實用
如是亦足矣了翁先生牧於眉嘗築室白鶴山以
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人盡知理學昔人
謂了翁深於政由今思之蘇氏之好學如彼了翁
之善教又如此彬彬雅之英相望於一代何其盛歟

吾固知今之人服蘇氏之學而未能未有不起而思了翁之教者雖然公於眉較了翁苦矣聞開禧間蜀無大兵草了翁所教猶未亂民耳今眉當大難餘經數百年未有之困而公教數十年不教之民古所云功在起衰斡旋剝復當不過是公良勞哉雖然公樂任之公有道者也出政有次甫至即急民事修廢堰四又親勸民墾荒六載之內民自謂食足公廳事尚不葺惟四時勸民讀法與課士并行已得古者有分人無分學遺意茲學宮成諸生得進邁學禮於中又為徵選師儒公公餘輒畢此於鶴山書院而蘇子祠又悉列齋舍使眉士居業焉論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公其人矣眉之人由此思敬思勉惟實學是務公卿大夫之才由此具可求也嗚呼公之望於眉人不止如三蘇子也眉人之德公又豈止如了翁云公諱蕙字幼湘燕人也

嘉定州修學記

高標之麓維嘉學宮明御史郡人程子啓充實肇造者故廡下曾專

祀祠之經百餘年甲申蜀亂殿廡門楹悉燬於火國朝順治之辛丑歲西山張公諱能鱗以少叅領蜀

南先建明倫堂為講地未幾以入賀去明年復來是時有巫峽餘氛大役繁起不遑也甲辰役止

民寧公乃建兩廡置七十子及先儒主起戟門三舍乙巳春謀於州牧高侯仰崑乃大集工建

先師殿啓聖祠櫺星門及池上大坊鄉賢名宦二祠丙午復建尊經閣及六齋一切棟棟壯麗丹雘炳

朗入其中者愾然有車書杖履之思秋八月特牲告成諸生述公之功裔記於予夫公之功可勝紀

哉公之學深得於自強不息萬物一體之旨迹其守茲南土去害興利父老子弟之歌頌自有志不

朽者惟是蜀南多士久困幽谷心莫適從將甘為齊民焉王道不興聖人之所恫也憶公下車日首

重孝弟專以明倫課士士子自有油然而動於中者
公又恐樸茂寡文不學無術將焉用之爰置高牒
書院設廩以延多士四方來者盈舍公每政事少
閒輒臨院為諸生講論出所纂著孝經衍義大學
衍義補儒宗理要等書無一非敦本善俗明體達
用之學又訂釋奠禮書附進賢論謂有子諸人之
德高於予求而僅配食廡下議將進之升堂此非
具千古卓識何能取古人而尚論之則公之藻鑑
人羣旌別淑慝大槩可思矣書院初起公登壇之
日未嘗斤斤然為士子訓鉛槧業一以主敬致知
窮理盡性至命為指歸二年之內諸生靡不快然
有所得亦各能言所言卯午且書升八人夫不徒
以文教人而文亦應之則公之至文入人心深矣
聖人之為不厭誨不倦非終不可學也貞恒之力
不足故純駁分焉遂令聖人之詣為千古絕業公
之學極乎粹而力足以貞之故在已者有以續千

聖之傳及人者有以大一體之盛淺識之士徒知公之輝煌廟貌馨香俎豆為足以隆事我

先師也烏知公之事

先師者尤在善學聖人之為誨也乎嗚呼親公之教

而有得於心則人人皆公之繼體而道由此其大行矣是所望於蜀士之善學我公以事

先師也已予以功不可勝紀也聊記其畧云附張

公高幃書院徵聘名士文竊以士子志學必先

端其所向儒生問業須知已往之非苟斯道未得

淵源則所習皆屬糟粕聖賢之閭奧必何如而後

入室升堂性命有精微豈姑且為之尋章摘句沉

乎六經註脚果盡貫通否乃以一第浮名遂分得

失耶若自恃以及自滿便非下學之純倘自省因

而自慚猶有進階之路用是弘開書院徵選俊良

庶幾載望高幃復興雅化謹訊歲首建寅之月卜

吉念五入學之辰聊備薪水以供饗飧并潔齋廊

而懸臥榻負笈千里西南可以得朋星聚一堂觀
摩豈曰無益從來渾金璞玉之質尚須陶鎔砥礪
之功矧當化雨春風之時豈忘栽培傾覆之理知
子之來之必有以懷之知子之好之必有以報之
伊人宛在欲溯洄而莫從匪我斯求雖再三而非
瀆幸無守株以待免何至臨淵而羨魚吾道其傳
勿令眼前錯過此中名理誰能言下承當
企望殊殷筆多覩縷允屬譽髦敬聽無謾

王士禎登嘉州高望山記

直入嘉定州境連岡複嶺
達州郭一水遶郭南

流注江曰竹公溪有竹林三郎祠或云縣縣上人家背江面山隨溪數曲達於州門嘉州古南安華陽志南安縣治青衣江會云蜀王開明故治也憩上南道舊署署枕高望山之足有高望樓牕檻軒豁三義正值其西問丁東院無知者飯後門人鄭陳李帥四子從登高望過一小寺甚荒落鄭生曰

丁東寺也一井泓然在佛殿之南即丁東井山谷
易名方響者時雨後水溢鄭生云水涸則井中有
泉鏗然下注其聲丁東然高望一名高標書院登
山也有宋神霄玉清萬壽宮絕頂為高標書院登
此四望其西三峩竦峙青衣沫若二江自西來會
於雙湖岷江自灌口成都下新津武陽經城北平
羌峽至凌雲山前三江合流浩淼無際凌雲九峰
相接又名九峰稍南烏尤馬鞍山鱗次江岸丹
厓翠壁望若畫圖江流平遠戎瀘諸山宛至杯案
昔人謂嘉陽山水為西州冠非虛語也日晡迨下
山悵望而別約明
晨登凌雲觀大像

登渝州塗山記

康熙壬子十月初八日舟抵重慶
府古渝州也明日登塗山林生堅

本從常氏謂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即江州
塗山是也有禹祠及塗后祠鄺氏辨之以為禹娶

在壽春當塗非此倦遊錄云禹廟後一甍裴像侍
衛皆夷人云是禹婦翁也操小舟由龍門登岸龍
門者江濱積石中斷如門俗謂龍門浩巴人謂小
港為浩今戎州亦有金箱浩也浩之上瀑布如練
數折入江右即粉水亦曰清水穴穴右即海棠溪
逆瀑而上石瀨泓然茆屋十餘架閣以居畧約通
往來山半時有稻畦凡十八里屢折益峻東倚奔
峭西俯絕澗至一天門更上二里許度回龍橋抵
真武觀遵西麓而上登鐵桅峰即塗山絕頂矣下
視羣山累累如蟻垤三江合流曲折正如巴字渝
城孤峙江中宛如龜之曳尾記稱渝城有門十七
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云西北為縉雲山山有
迦葉尊者手跡上有相思寺生相思竹形如桃釵
遵東麓而下石磴高危俯視千仞令奴子夾持以
行下山登舟順流至
朝天門林生別去

登白帝城謁昭烈廟記

十一月十六日舟發夔州太守熊君過予以小舟同

往魚復浦磧上觀八陣圖所謂六十四陣如棋盤
二十四陣如偃月者不甚可辨太守云登高遙望
行列宛然近觀即存髣髴理不可曉按蔡氏云八
陣生於方圓方者坤圓者乾或謂風后因井田之
法以立兵制武侯得之布之魚復壘或曰武侯與
風后名同實異不可知也陳都督東海相待臥龍
山下里許至少陵祠有石碣題唐杜工部子美游
寓處堂三楹祠中有沔陽陳文燭修祠碑宋治平
中知州賈昌言常刻少陵夔府詩為十二碑建中
靖國元年運判王蘧又刻十碑於溪西果園今昆
明池水一篇獨完則後人別刻秋興八碑非宋之
舊矣此地在家為漕司即少陵瀼西宅址連騎而
東石路頗坦迤山上女牆曰子陽城其下為下關
城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連城枕白帝

山石垣繚繞上極青冥水經注所云白帝山北緣
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
西七十丈東傍溪谿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瞰之
眩目者也然入蜀記謂瞿塘關唐故夔州與白帝
相連關西門正對瀕瀕堆則臨瞿塘者當是唐之
夔州非白帝矣羊腸數轉始達絕頂正俯瞿塘兩
崖瀕瀕石在其西孤峙江面南向為昭烈廟規製
宏麗明良殿凡五楹中祀昭烈皇帝以武侯關張
配食像設古雅舊傳有山谷題名及元和碑皆不
存正德中行軍右都御史林公俊一碣記舊有廟
祀公孫述林以征藍之役駐軍於此始廢述祀改
創三功祠三功者后土氏江濱之神漢伏波將軍
馬援也乃知此地曾祀子陽及伏波矣放翁白帝
廟詩參差層嶺上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享
廟貌尊丈夫貴不撓成敗何足論二公持論不同
如此祠北有麝香山杜詩注引寰宇記謂在秭歸

縣東南者非東即滾溪源出大昌縣流經天池清溪南入草堂河曰滾溪水流經赤岬白帝二山間逶迤入江又一水出大寧縣流經郡北戚靜山亦南與相會少陵草堂在其東河以得名蓋東屯故地也寰宇記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為奉節縣西滾水是也困學紀聞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田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放翁云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滾猶沱潛之類也瞿塘之上兩山夾立北為赤岬南為白鹽對江山半有故城基畧可辨識隋灰尤甚僧言即古魚復縣漢江閬都尉治者都督慨然曰古人設險良有深意今若治白帝一夫當關可過百萬之衆過今治遠矣放翁謂今治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古今人所見畧同也四顧江山雄麗緬懷霸圖徘徊憑弔不能去都督開譙祠下奏軍中之樂聲琅琅然與天風江濤相應酒行無

算移晷始告別諸君皆騎行送予由山麓出白帝城西門門去江岸直下數十丈為之震掉下馬徐步舉少陵白帝城門水雲白低身直下八千尺之句宛然目中予登舟諸君自崖而返舟過灩澦自江中望之出江面可二十許丈正當瞿塘兩崖之中勢如怒猊北尻南首稍北即黃龍灘復有一石宛如研山兩岸各百餘丈豁然中圻是為峽門鄴氏所謂廣谿峽即瞿塘峽也是為三峽之首峽程記三峽謂廣谿峽明月峽仙人峽其瞿塘灩澦皆不與者誤也記又云自夔江桔柏沱導等江至此凡二百八十五江會於峽前實為蜀江匯處峽口有鐵柱二景定五年守將徐宗武作各六尺四寸貫以鐵絙鎖峽者時江水既落明流紆直白鹽赤岬峰巒交映鑿翠流丹四十里間目不給賞山間紅樹與石色相錯如繡舟人云山黃金也過臺閣子黑石虎鬚諸灘皆夏秋江漲時最險處今猶湍悍

可畏大抵夔峽之山丹碧赭白不一狀其高刺天
望若雲霞山趾別有巨石似巨靈初開斧鑿宛然
如跗承萼削壁萬仞玲瓏凹凸割其片段皆米家
海岳菴中物也峽中風逆晚抵飛纜子泊去巫山
縣三十里

劉如漢嘉州高標書院記

漢嘉山水清歸之聚城
有高標山主於中而博

收焉我眉之遠大凌雲之高明龍泓之秀雅焉尤
之疎越莫不屹然爭勝登高標環顧諸峰遠大者
高明者秀雅者疎越者若一一受其裁成錦江來
多岷山厥水清悠淼沫水遄急馮水道勁淙淙
有聲踞高標而俯視三江清悠者適急者道勁者
何衆派之匯於宗耶我藩叅張公之建書院於茲
以育蜀南士也蓋有所取爾昔之蜀南為傑士藪
出者各有建樹處者亦罔不彬彬秀良甲申之變

坑焚殆盡廿年來絃誦聲歇士亦不自振起豈天生才有豐嗇抑亦作人之化無聞也公辛丑出守南土慨然惜之既為民經營溝澮即建學明倫以斯道為已任先是以時課士士勃然知所嚮往繼憂其散處爰設書院檄召各庠士子居業且捐廩金備廩餼且募齋夫供薪爨負笈者如歸也顧所業各未得要歸公乃出江南督學時手訂大學行義孝經衍義儒宗理要等書示士子理學天人之旨又自下購經史古書八百卷貯之尊經閣俾多士沈酣飽飫於其中政暇輒親臨臯比剖決謠疑使知要歸之處每曰學不究天人而徒榮青紫雖得之終於吾道無所輕重是以癸卯丙午雖登賢書者數人公未嘗以此為宮牆多蓋所望者得孔顏之樂繼道統之傳不區區尺幅自見也嗚呼置身軒冕之中而欲體聖人之教有其志者未必有其事公之曲成不遺可多邁歟公橫渠喬也家學

淵源以民胞物與為志以窮理盡性為歸今取全
書讀之西銘正蒙諸篇與公所續緒言太極歌定
性諸論其心其理先後一轍蜀南多士苟能仰止
高標風雨晦明勿輟涵泳於知水仁山從容於天
人性命萬事受裁統宗一貫各有得焉處則自適
於孔顏之域出亦不愧為伊周之侶則公之家學
固淑身善世之模楷多士之學公之學心公之心
者亦庶幾無負此高標也已書院中上公車者在
長安與予述其事誦其德請予記予曰公之為此
也樹一代之真才衍千古之道緒蔭兩間之元氣
淑百代之儀型教思無窮天下後世必有聞而興
起者區區吾鄉已哉公諱能麟別號西山燕人也
李先復柳邊驛免解逃人記嘗考古者碑以記往
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傳
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

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逃人則異是逃人奚以
碑曰碑逃人紀柳邊驛之免解逃人自黃公始也
公諱貞泰號澹園山東即墨人由壬子副車康熙
二十年來南邑蒞任四載政事功德載在口碑未
暇枚舉而柳邊驛免解逃人則尤功德政事之大
者逃人為我

朝首禁窩縱之嚴律有明例令蜀去
京師萬里逃人之累全蜀未有頃以吳逆煽亂王師
肆征八旗兵丁間有私逃者愚民不知其累或窩
或縱貽害良多甲子歲鹽亭遞解逃人至柳邊以
守防稍疎逃人復逃柳邊驛丞併應差里排均照
律議罪邑侯黃公聞之曰驛遞止應夫馬遞解逃
人責在州縣乃通詳府道司院一不允至再再不
允至三畧云驛丞接解逃人重犯天下從未嘗聞
查閱中至廣元廣元至寧羌凡有逃人重犯閬中
直解廣元而施店等驛未嘗接解廣元直解寧羌

而神宣等驛亦未嘗接解祈照施店神宣例逃人重犯俱不接解鹽亭直解閬中柳邊驛遞止應夫馬等語大中丞韓批云驛丞職司應付夫馬原無接解逃人重犯之責嗣後仰照神宣等驛之例止應夫馬凡遇逃人重犯飭令鹽亭徑解閬中接解可也業經遵奉在案嗟乎即一事而貽福闔縣如此仁人之言其利溥信哉今公以考成特最將行矣邑人士恐事久言沒之失傳也索余記余曰春秋之筆有紀事者有紀言者公之以解逃而力任其事不避勞怨其事可紀也公之因解逃而蔽舌禿穎始獲如議其言可紀也余乃執筆而紀之其辭曰柳邊疲驛界在閬鹽皇華孔道供億維繁西送至鹽北迎於閬夫馬絡繹困苦難狀繁維逃人責專州縣胡為柳驛成例紊亂婉婉黃公民之父母援例陳情繪民疾苦晁董公孫其對洋洋公言炎炎堪與此芳一再至三上允其議勒之貞珉世

世無替後有繼者皆沐德功況乎親炙感戴何窮吁嗟愚民無疑無猜鄰邑有吉視此文哉

宋瑋義學記

古聖王之治天下也國有學鄉有校三代相沿俾其子弟咸奉一師為車

鍼而不趨於異路是故明五典迪五常以策其躬談六經授六藝以牖其識教者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無非崇實黜浮務期文行交修焉已矣我國家昌明正學一道同風學校迭興依然鐘鼓辟靡之盛余宰邑必以誨民勗士惓惓勿懈七年來義學之設塾師之延館舍之取直余未嘗以貧乏故少有倦心第邑署附城城西之地半為伍營八旗所棲息其餘民居與市廛交錯館舍維艱茲從西湖街內覓得廣厦南向離位文明象也深肆進計壹拾伍大壹尺前濶四丈一尺後濶六丈二尺後通大馬站西向屋四進長一十三丈七尺前濶二丈三尺抵街後濶二丈五尺接近別駕公署大小

屋舍二十九間售價三百二十有奇余於捐貲易券後又捐八十餘金即為修葺改造煥然一新鐫其額曰南海義學永為邑之子弟及五方負笈者讀書課業之所義學門前左右鋪舍兩間收其庸為將來補葺棟宇之費餘則留為先生燈油之助頭門內增墀上為講堂三間中為絳席談經論道與諸生朝夕質疑問難外時或會文月省程課後堂三間左一房先生燕息於斯中一堂右一房并後廊十五間與後堂之左三間旁有隙地分搭偏厦二間為廚房新舊增置共成二十九間俱待來學者處此至大馬站另院房屋七間每歲取庸為先生薪水是資擇多士素所推重毋覓蠅頭母爭趨鶩影沈潛粹養文行兼優者以登師席為義學典型夫南海為嶺南首邑代有名儒如區冊下筆千言韓昌黎稱其人不異得郭棐與聞心性陳獻章賴其疏以聞楊霍文敏行誼清高直聲震於天

下倫伯時四元壘出才望茂於一家要皆文可法
而行可宗無非由於粵秀樵山珠海鬱州靈氣之
所鍾者豈必藉學校之所致哉雖然亦何嘗非學
校之所致也人未有不本乎教以牖其識以策其
躬彼不教而能者天下一人而已伊川先生曰教
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人然後推及其餘爰是從其不忍之心推而至
於仁從其辨別之心推而至於智從其剛正之心
推而至於勇進德固然即課文亦然從其好奇之
心推而至於古奧從其好新之心推而至於清雅
從其好富麗之心推而至於淋瀝典贍從其好圓
熟之心推而至於錘鍊精純且推其求名之心使
之人人務實推其冀效之心使之人人專功為師
先端其矩範學者共凜其率循庶幾南海之子弟
行南宮敬叔之行學張南軒之學擅曾南豐呂河
南之文相與圖南則下筆千言之區冊與聞心性

之郭棐直聲震於天下之霍文敏才望茂於一家
之倫伯時復見於今日既可以副
國家昌明正學求賢若渴之心更可以無負古聖王
設學校以造士之意并不虛余建立義學之學願
焉詎不甚快因
勒石以驗余言

序

王士禎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并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

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
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
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
也郾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
而揚益甲乙相次亡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
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

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之作則韋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獨傳余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升為余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

金僂我眉山志序

天下名山多矣而蜀山稱佳余以為天挺峻拔當必有奇凡蜀

之萬仞插雲連峰千里而不斷者率皆培塿比可也而我眉獨異顧我為蒙山之首北肩五嶽不獲列於祀典何歟余嘗考舊紀云我以名言眉以形言夫其橫亘西陲衆莫與京譬諸人之面焉五官

各有司而眉獨無所事然而聚秀凝姿標英煥彩
非眉則弗克彰若我眉之瓌瑋天地而表章宇內
也亦猶是余自己酉秋來涪蜀藩殷殷焉望三峰
而神往而吏治旁午未果躡屐登臨以挹我山之
異者四載於茲矣今夏太史綏菴蔣公選勝來蜀
總是山者數月涉嶮巖捫霄漢求歌鳳之遺跡訪
爛柯之故址探芝洞之幽竒擷香巖之真勝凡古
刹名泉以及瓊草琪樹怪鳥異獸靡不寓諸目而
得於心顧山志之未悉散軼而莫紀也從而輯之
決月告成齋簡問序於余余謝不敏既而自念天
下所難遺者不獲身接猶得以心遇之夫以巢由
之肥遯也偃佺之導引也老子之談經列子之禦
風也千百世而下何從聆警欬而覲丰儀乃求其
人而不得聞其事讀其書如見其人焉是志也將
以政事之餘咏歌嘯傲展卷而峰巒劃裂致趣畢
呈不煩登陟不費攀援而我山已在目中矣是誠

足以酬逸少之餘憾而副青蓮之追憶者也然則是書之成當與我山同壽吾第恐蛟龍雷雨之震躍於其間也

杜濬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

君子之學出處二者而已

出處之道處以為身出以為民而已求之當世處以為身者當如宣城沈耕巖先生出以為民者當如合肥龔芝麓先生耕巖而外處而賢者不具論芝麓而外出而賢者則又有宛陵施公愚山萊海宋公荔裳二公皆余石交而穩其心乎為民者也宋公往年觀察兩浙政成化洽為民之效則既見矣中間不知何故跼伏者十年宇內之民皇皇汲汲望公之復出至是聞其以原官起田間補四川提刑按察使斯民相慶於路而士論翕然既以日者奇寃得白為公喜又有稍稍致惜於其間者以

謂向使公微一蹉跌則十年敬歷計今已秉鈞軸
居中而運澤之所及者遠奈何蘇而復上絕險千
里獨幸西州之民乎吾獨以為不然夫居中而運
其權分而去民也遠按察一方其權一而去民也
近且方今民困莫如楚蜀而蜀又甚於楚則度公
為民之心宜莫先於蜀然則按蜀之任雖使公擇
而處之不是過也奚惜乎雖然公何以治蜀夫公
奇材也教寧之道非他人所能踰度維吾嘗考之
前烈治蜀最著者有三人焉莫不因時制宜有卓
然不可易之識即亦可以知公矣在漢初葉文翁
以文治蓋蜀承新造其民不知禮譬如田舍翁家
未嘗見典籍草野而倨侮矣從而教之延師受經
所以擊其蒙而通其志使知向方大翁之時然也
在蜀漢諸葛忠武以嚴治蓋劉璋富而孱其民不
知法譬如懦師之縱頑童繼之者必峻其章程威
以服楚然後循循服吾教武侯之時然也在宋張

忠定以剛治蓋沃野長養而盛宋涵濡其民不知
節譬如有餘之疾宜用尅伐疾愈藥止耳忠定之
時宜然也若夫今日之蜀何如哉獻賊肆虐之餘
民不知命矣譬如癰疽潰爛旋事收拾藥餌饘粥
循次謹節猶恐不濟又必禁其所忌戒其所怒勿
風勿勞以善其後是又向者文治嚴治剛治之所
未合而期以仁治焉者也蓋古今之遇獨際其難
非有奇材即仁心亦無由達此則宋公之時宜然
矣夫公憲臬大官與文張守郡事體不同乃若武
侯以丞相領益州牧至今蜀人思之不忘公其類
是歟且夫按察之任在於察吏察今日之蜀吏貪
無所取而酷無所施惟其使民得墾南畝則吏之
良者也刑期無刑較之他日轉覺少易焉則於公
出而為民之心豈不尤加惻怛哉至於公之文章
騷雅婉美前人所不言惟言其最重者最重者何出
之遺跡姑在所不言惟言其最重者最重者何出

以為民也

王新命東山集自序

立言必本性情為政務在力行余生平期此以自勗顧幼

邁離亂失學長即從事簿書無由含英咀華潤色鴻業僅於退食之暇涉獵經史竊窺中秘博搜強識討論不倦蓋癖性之所嗜也因是皇華四牡所歷名山大川偶有編述以摠見聞

朝堂

政府追隨公卿大夫之後亦間有論說發明以達

下情而宣

上德

朋友酬答雍容揄揚長箋短劄各殫胃臆乃疎慵

成習脫簾輒置罕有存者自戊午歲承乏豫章旋

叨量移歷吳歷楚忽忽八九年其間軍興旁午羽

檄紛馳籌供億而恤瘡痍拮据靡寧更有民生風

俗之所係交游感慨之所及與夫馬蹄舟楫登臨

懷古或章奏或記序或詩歌皆錄之成帙自念年

軼知非老之將至恐久而不能記憶也刪其繁冗
存什一以授剗剗不過以志數十年中之大槩並
以記鄙性之所自適勉行之不敢怠耳若竟以為
有當於立言為政也則吾豈敢吾梓人也梓城東
山層崖修阜蜿蜒綿互為一州之
勝用以名吾堂遂以名吾集云

學統序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者也人心
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
之不端朱翟為我鯀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以禮
為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後世聰明才辨之流假
良知以附禪宗皆足以亂吾學既足以害吾學堯
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必待孔子以
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亦借作樂以為喻乃傳之
千古而不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子
則後世亦何所據令孔子達而在上行道濟時亦

止如臯夔伊傅周召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正之萬世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張朱諸子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於重治統也予生也晚且在蠶叢固陋之鄉幼囿於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間或涉獵經史黑白混淆異同雜亂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敬修先生示以學統一書是非判別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洪流遇筏寤初覺而瞽驟明也先生英年力學不愧科名予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正色立朝古心古貌時時以泰山仰之然未讀先生之書也計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強仕孔子不惑孟子不動心恰在斯時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繼正脈而扶大道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夕坐論不過為臯夔伊周之黼黻贊襄耳若欲為萬古明學統恐有志未逮也今日者

聖天子尊道崇學親幸東魯移風易俗以正人心一德元

老再出而濟蒼生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復
親熙皞熙華是不亦學統而無治統也哉

李蕃通江縣志建置序

嘗觀風宗畫野測圭記里
逮夫職方辨土保章立州

尚矣秦漢以還郡縣屹峙雖名號易於時代而封
域仍此山川是以欲觀天者占躔度欲察地者任
土疆雖有聖人弗與易也吾邑在萬山中太倉稊
米耳然辨方正位卜宅契龜昔之人有經畫焉敢
曰故籍殘闕置而弗考乎自蜀山倪妹於黃初神
禹樹德於河洛載隆謨訓功配川嶽老彭博聞著
聲商室箕弘忠亦於爍周朝是巴子未盟之先聖
詰接跡秦錯未謀之日聲教早通况吾邑界接興
元地域梁州者哉然秦漢以前記載罕著亦由簡
樸不事緡煩今欲考志源流自漢始巴為三十六
郡之一地屬千八百國之封均名宕渠列在兩漢
班史紀十一縣范志同十四城最爾幅員延袤匪

廣第以傳記不核莫問扶特之山時代已遷難訪
曹源之水况經和帝之東北分置又無先主之割
省紛紜然欲考古昔必據今茲試以地輿按之巴
州宕渠也保屬之蒼溪通江順屬之蓬營廣渠大
嶽鄰夔屬之新寧皆宕渠地也二州八縣之廣千
有餘里一宕渠也何延衰哉及考西漢志則為巴
郡十一縣之一縣也東漢則為巴郡十四城之一
城也而志載扶特之山今不知何地潞徐之谷今
不知何名令人按圖悵惘耳又按巴郡記曰東漢
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令之達州也州近在邑
東似為近之今之蒼溪漢之漢昌記亦謂割渠之
北所立也今以地里考之又殊不合將安所究問
哉陳壽缺志三國失考僅見晉志所載有蜀先主
割巴州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為宕渠郡是宕渠
固一縣也晉屬巴西載紀甚明而分注關焉猶為
憾事至於宋書為宕渠縣者三一屬華陽郡而係

於下曰永初郡國並無一屬梁州之南宕渠而係
於下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二縣屬
梁州元嘉十六年廢屬益州非此南宕渠也又曰
何徐並無此郡一屬益州之南宕渠係於下曰起
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廢是宋書之錯見也
如此至於蕭齊志宕渠之郡五而冠以東西南北
宕渠之縣三而不注建置沿革至隋開皇初廢宕
渠縣而後人之考稽愈無據矣一統志謂邑在魏
為諾水屬萬州今按此段僅見於隋唐書分注魏
史俱未注別僅曰巴州郡縣闕而已豈邢巒之說
不用而王足來奔尉迥之功方成而魏鼎已西無
暇纂籍至漏簡編耶然邑西有磨巖石刻則諾水
之號在焉不可謂非魏收之疎也梁陳無志北齊
地狹吾每惜李延壽修南北史徒割紀傳之半未
備志載之書使當日者搜之掌故詳考因革去古
未遠為功或易奚至以點金成鐵貽譏後世哉若

隋志之為始寧為符陽為白石原隸清化郡今皆
邑之境內也若唐志為壁州為通江為廣納為符
陽為白石為東巴即隸壁州今亦皆邑之境內也
良由隋唐之際雖寇盜之充斥於天下者六十家
而梁益之間無弄兵刃而盜名字者余每讀史至
此未嘗不為當日之蜀人幸也以故人物殷盛州
縣基置隋唐之志吾無議焉五代初為王氏所據
後唐滅蜀而入唐未幾而復為孟氏有矣縣之因
革不可考壁州之名未有改也至宋開寶五年而
壁廢矣白石符陽並省入通江焉元至元二十年
省上通江下通江入督口然廣納東巴尚未詳其
廢自何年上下通江亦未著其置於何日覽者自
不能不於邑也善乎沈約之言曰地里參差其詳
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
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雖千回百改巧歷不真
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也則作志誠難責於後學矣

呂潛唐山人詩序

世稱唐山人詩瓢第謂隱居獨善者流耳以余觀其行事固介

然則義士也當山人投詩江中匿影韜聲得一人知已足矣遑計千百世後哉乃一瓢泛泛若為蛟龍所護持不滅沒於驚濤怒湍之中而光氣歷代猶新豈無故歟蓋山人生唐末不屈志權帥亮節高風可干霄漢故其寄之於詩精靈炳朗不受銷沈有如斯也今讀其詩僅三十餘首蒼勁閒逸猶可想見其人嗟乎夫人欲以布衣雄世而無鐵石心風霜氣譬一籜葉空中翔翔耳亦何繫輕重於人代乎余友青夕於中唐人中獨取數家可謂矜重矣而山人在焉非其介然之節義有合而取之也耶青夕謂余曰此蜀人也子序之余焉足以知山人姑就其大節論之如此

陳書跋李鍾義太史所錄保寧志序

志者古郡國史也吾蜀自

承祚耆舊傳後作者迭興迄有明之世踵事增華
猗與盛矣而升菴玉壘方洲三太史所輯為最著
此蜀志源流大畧也曩者歲在己丑余自閩旋里
適梓潼邑侯袁公還樸奉檄纂輯邑志屬余校讐
觀其所蒐羅書籍率皆殘編斷簡雨漬蟲凋或有
其人矣而事跡無徵或載其事矣而人地莫考至
其詩文諸類間從榛莽中抄錄一二以備數蓋兵
燹以來紀載之殘蝕非一日矣既而薄遊成都見
某年某撫軍所修省志則又綱目叅雜條例不清
其間傳信傳疑恐亦未為允協思得三太史舊本
一寓目焉乃求之一二知交皆鮮有藏者嗟乎陵
谷變遷典籍淪沒夫豈細故哉康熙丙子在京師
見萬厯己未督學杜公所修志於王純嘏先生家
因得借觀其書於三太史原本已三經修輯然常
考敝邑鹽亭科第而先祖弘治八年經魁萬正公
以篤行博學至今享祀鄉賢者亦遺漏不載其他

又何可盡攷耶顧其體例正大去古未遠猶存三
太史遺意矣摘錄潼川志一冊以備他日參考而
吾友雪原李君亦抄其保寧志一帙可謂有同心
矣夫士君子於身所經歷一草一木猶將識之況
其在父母之邦乎獨是三太史之原本吾蜀既不
可復覲而其猶存三公之遺意者亦遠在數千里
外積十數年求之而始得一見設今吾蜀州郡各
有人焉在京人各錄其本郡之一冊以歸則是書
縱不能全蓄於一家猶得散見於三蜀無如吾蜀
居京師者既落落晨星而遇是書者又未必如吾
兩人同志而吾兩人卒不能謀傭寫之資使此書
完璧以歸蜀也可勝慨哉故叙而志之為雪原筆
諸簡至若風土之宜甲第人物之美與夫山川之
秀麗物產之繁賾編中具載覽者自知皆畧而不
論云

壬子武闈鄉試錄序

茲值壬子武闈奉

旨

以督臣監臨試事體統愈重

朝廷之

大

典益隆

臣仍循舊例主試自揣譾陋倍增惶懼惟是矢

公矢慎仰副

皇

上鄭

重掄才之至

意爰偕

監臨

四川總督

臣黃廷桂

監

考四川

重慶總兵官

臣馬義

提調驛鹽

道僉事

臣

曹源邵

監試

松茂道

參議

臣鄭其

儲同詣

外場集

督學

臣周人

驥所錄

武生

登文

生員共

一千二百

六十餘

人布政

司臣劉

應鼎

彙送各

標鎮協

營兵

丁六十

餘人編

次校閱

馬步技

勇得合

式者八

百

四十餘

人局闈

試以策

論率同

考試官

湖北進

士

臣關昌

言臣吳

率祖雲

南進士

臣李盛

唐臣段

開

化虛衷

披閱如

額得四

十人事

竣就其

前列者

以

次錄論

二策一

恭呈

四十八

事竣就

其前列

者以

御覽臣

例得揚言於簡端竊惟人材者秉天地之秀川嶽之靈而實因乎氣運之隆培植之厚自古龍彫碩彥雷雨良材類皆應運而生連茹而起歷歷不爽也今

聖朝樂

育羣英裁成多士即棧壑梯山之遠雕題鑿齒之倫莫不驤首跂足欲自奮其智勇以佐太平矧西蜀我峰屹岷錦水滌洄其菁華清淑之氣有鍾於奇士者哉臣於己酉科典試武闈見夫麟麟炳炳實多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材今科即其技藝文詞細加評騭覺猶是張弓挾矢也而正直有加焉猶是舉重挽強也而純熟有進焉猶是敷陳條對也而經濟較弘焉仰見我

皇上教

澤之廣化導之神遼園遐陬蒸然丕振如此由此而益精於技暢於詞且立德立功力敦乎實行器識文藝屏去其浮華他日受元戎長子之寄為好仇為腹心於以輝煌

盛治鼓吹休明共襄
聖天子萬年鞏固之基者於是乎在猗與休哉謹拜手以言

疏

申明言官職掌疏

題為請申明言官之職掌以彰

聖朝

昌言之實政事昔時言路之途甚雜今專責於科道

官是科道衙門原以盡言為職分也况恭逢

聖明在上懸輶止輦無殊神禹虛懷諸臣凡有條奏必蒙
聖顏開霽從容下詢使得盡其所言其或所存緘默又必

諭旨

導之使言是

皇上納諫如流豈非臣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時乃極

言竭忠者寡其故何也以臺臣而言各道御史與
堂上都御史皆以御史名官古制無甚統屬彼此
得互相叅劾今則都御史視監察御史儼然為屬
官矣殊非設官初制且各道御史奏疏於前都御

史指參於後其所以指參者以御史不先預聞也
阻塞言路莫此為甚至臣衙門職掌曰封駁曰糾
參曰條奏曰申救封駁申救久已不行至於糾參
條奏未嘗不循分盡職也然誰則無所避忌直言
無隱者耶間有直言者議事之臣非斥為釣譽沽
名即目為紛更報怨且誣為受人囑託不思人非

性生忠烈不忍負

皇上

養之恩孰肯以一身之功名性命冒此嫌疑哉即

科道諸臣條奏有為

皇上

允行者亦有不允行者

聖人

無我必確見其應行與否乃因偶一不用遂相率以
言為戒而羣目為多事之人必欲去之而後已若

非

皇上聖明包容言官幾無容身之地矣伏乞

皇上

申諭科道諸臣務皆秉公抒蓋以副厥職不許瞻顧
嫌怨苟且塞責各部諸臣凡議覆科道諸臣條奏

止論其言之有無闕係虛公採取不得因所言之礙其行事輒用私意概以無容議具覆庶幾人各

有懷忠願盡之心而

國家受昌言之教矣臣邊方末學止知抒誠報

主罔有瞻徇冒昧陳言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李先復敬陳管見疏

題為法無可貸情有
可矜敬陳管見以廣

皇仁事臣侍從臺班仰見我

皇上愛惜民命刑期無刑每於各直省命盜重情必令法

司再四平反方成信案熟審之後繼以秋審情真

而外復予矜疑求生於可生之中無事不厘

聖懷令歲秋審如貴州田成士廣東俞亮福建羅東壽潘

存誠九卿詹事科道會核以情真上

聞

皇上改為緩決在廷諸臣咸頌

如天之仁殆不止泣罪解網而已也臣閱直省招冊有盜命兩案首犯已經正法續獲之犯年遠贓物花費証佐無人歷審監候有至五六年者有甚至十餘年者此輩皆有罪之人而久羈則

聖心之所憫若不顧恩曲賜矜全恐奄奄囹圄或至斃命縱日後弋獲証佐之

人亦難起九泉而問之矣近查廣東之大頭晚葉得有二犯已蒙

綸音減

等發落他如直隸之劉二棍子劉三陳大麻子實

麻子劉富正曹來文安金施承恩孫自友山東省

張重臣龐一亮廣東省之黃立章湖廣省之吳重

養江西省之葉憲章盛京之趙三此十六犯者賊

物花費與夫証佐無人皆與大頭晚等相似應與

大頭晚等同邀

浩蕩令十六犯中有已經題請者有尚未題請者臣仰體

皇上大德好生請將劉二棍子等

部照依大頭晚葉得有等電其情由概予減等發落

皇上格外弘慈與天無極矣至若湖廣省之江金趙國奇

睿裁非臣所敢擅便者也臣協理山東道未與秋審妄陳

睿鑒施行奉 芻蕘宇多逾格伏乞

旨 該部議奏 部議行

打箭爐設鎮疏

題為爐壘既經翦除駐防宜設重鎮仰祈

睿鑒以莫遐方事竊惟我皇上承乾御極仁漸義摩海甸要荒悉歸版籍不意打箭

命將出師不數月之間營官授首獻土歸誠此皆我

皇上指授方畧故師武臣力祇奉成功以上紓西顧之憂

也臣係蜀人畧言蜀事近見四川巡撫貝和諾會覆侍郎滿丕等籲請官兵駐防一疏內開喇嘛與營官夥黨行惡年久伊等夷性難料應設官兵三千名副將一員併遊守等駐防爐地仍令提臣一二年巡查一次等語其條議誠周且善也然臣伏思打箭爐地界綿亘千有餘里投誠之衆種類繁多現今遠邈之蠻所以伏居巢穴不敢肆其鴟張者祇以大兵雲集魄喪心悸故耳將來師旋之後商賈相通貨物屯聚其間保無有鷹眼未化因利乘便易其初心者乎是已附者窺伺萌奸新闢蠻疆正多可慮若止設副將駐防實不足以資彈壓而警服遠人蓋副將於軍機大事不得自專萬一蠻人巨測一切軍機勢必請裁於督撫提鎮往返愆期貽誤匪細臣以為不若特設總兵官一員鎮守之為便事權歸一既無牽制之憂而大帥威嚴

蠻人自有所畏而不敢動所轄鎮標遊守千把等官應各如額設總兵之數而化林營仍照題改設遊擊一員其應設兵丁共三千名除化林營原有兵五百七十五名外所不足之二千四百二十五名應於提標添設兵內調撥一千名再於川省各營額兵三萬六百二十名之內抽調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名俱照題定處所酌量緩急分汛庶免提臣一二年巡查之滋擾至於新增總兵併遊守等官亦於通省協鎮將弁內斟酌扶用一轉移間兵未嘗減糧不加增要地巖疆足資捍衛而蠢爾爐蠻皆凜

天威於有赫矣他若目前之建城池置營房以及應否設立文職如松潘建昌之例伏候

睿裁臣從防邊善後起見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奉旨這條奏事情著滿丕貝和諾會同一併詳議具奏仍會議

前議

河防疆界疏

題為河防各有疆界
變例苦樂不均仰祈

勅部查覆舊制以杜紛更以免貽誤事我
皇上廟精圖治勤恤民隱俯念河工重大

躬親閱視其於江南開濬修築事宜
面諭河臣又下九卿會議無容臣置喙矣獨是山東河南

居徐邳上游地平土弱非若雍西高山大嶺以為
夾束故每歲必加修防蓋以山東河南為江南門
戶必門戶完固而後堂室無虞為運道久遠計也
山東河堤北岸止曹單兩縣共計一百九十里此
應分修築之工也其自戴家樓起至儀封縣交界
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餘丈查係河南考城縣
地方歷來修築無奈又康熙四年為哀辨河工地
界等事經前河臣與山東督撫會同河南巡撫批

令考城縣修築歷年奏銷冊籍可據不意康熙二十五年河南考城知縣王如淮私詳河南廳道轉詳前河臣靳輔咨部隨將考城三十里河汛險工歸併曹縣十餘年來代為修理官民交困臣作令曹縣時曾查明從前卷案通詳河臣于成龍後以河臣丁憂臣行取離任未經結案伏查考城三十里堤內如流通集崔家壩等二十二處係大鎮人烟甚密地為考城之地民為考城之民則堤工自應考城修築今歸併曹縣則是曹縣一百三十里堤工之外又加三十里之遠而考城獨手足寬閒亦苦樂不均之至矣且河防設官各有責成河南設通判一員主簿一員專駐考城以治豫省兩河之堤山東設同知一員主簿一員專駐曹縣以治東省兩河之堤今考城三十里之堤工推諉於曹縣則駐考城之通判主簿何所事事又查曹縣額役徭夫三百六十四名曹州定陶金鄉城武協濟

徭夫六百二十三名撥充曹縣歲修一百三十里
堤工之役如有險工臨時尚須協調今又增考城
堤工三十里夫不加增何能無悞又查考城河堤
三十里併無歲修夫役止設看守河堤堡夫五十
名令歸併曹縣管理而充役者仍係考城人民動
輒私逃則河工稽查之難也又堡夫工食仍係河
南道官給發則具文赴領之難也每年奏銷亦赴
河南道官核算則冊籍造報之難也種種不一殊
屬紛更臣令曹縣五載屢經險汛頂冲防曹縣堤
工一百三十里止有傅家集險工一處防考城堤
工三十里乃有柳林頭芝蔴庄險工二處晝夜隄
防幸免冲決若不亟請復歸考城河工重大恐不
能無顧此失彼之虞來春正月河臣例往曹邑查
工伏祈

勅下河臣于成龍協理河臣徐廷璽會同東撫臣王國昌
豫撫臣李國亮親詣河汛正明疆界將此三十里

堤工照二十五年以前仍歸河南考城縣官民修築庶兩省連界之民各得相安無事而河工不致貽誤矣臣因條陳山東河南河工酌復舊制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祈

睿鑒全覽施行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議未行

請復內簾監試疏

題為科場闕係大典仰請

酌復內簾監試以杜弊源事伏惟皇上用人行政無一不斟酌盡善而於鄉會科場尤厯審懷比者

加意作人推恩廣額海內人士無不喁喁向風今年

嚴綸議處所以杜倖進之門振拔孤寒蓋亦至矣臣以為

科場之弊與其既萌而嚴其法何如未發而絕其根查康熙十八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為

弊實多端等事議於內簾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不與文事於聚奎堂上向上設坐會經堂左右歇宿專察內簾情弊以及拈題封門收卷封箱條奏極其詳明部議奉

旨遵行

已久自此數科闈中未聞物議而康熙二十六年臣衙門御史陸祖修乃以會試及順天鄉試內簾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不與文事實屬無益因議停止在去之者臣不知其何心然自去內簾監試而科場乃往往滋弊矣臣請自今以後會試及順天鄉試

勅部復

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於內簾監試其內簾監試事宜仍照康熙十八年所議條例遵行而

皇上特

簡清正有風力者以往如滿漢御史有扶同徇私一經發覺併從嚴處庶弊端可塞而大典有光抑

臣更有請者會試順天鄉試內簾供事人役例用禮部儒士夫儒士名目不識起於何時初不過書

記奔走近聞閫中分卷打印暗通闕節悉由若輩之手在試官精明謹慎自能加意防閑稍失檢點鮮不墮其術中臣請嗣後闈中將儒士永不取用臨時於各部院衙門選擇老成無過字畫清楚書辦四五名止令繕寫進呈題名錄及榜文併不假以事權更嚴禁其不許與房考往來交通是亦澄清場屋獎實之一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部議行

楚民寓蜀疏

題為直陳楚民寓蜀之害伏祈

勅部嚴

加查逐以恤殘黎事竊照蜀省雖地居天末素稱沃野經明季流寇屠戮於是民無子遺荒榛滿目

仰賴我

國家休養三十餘年漸有起色復遭吳逆煽亂流毒

六載幸

皇上赫然一怒

天戈所指旋即撲滅而土廣人稀招徠為急我皇上軫念殘疆數罹兵燹謀所以撫綏而安全之二十年

來

恩至渥也臣係蜀人伏念巴蜀界連秦楚地既遼濶兩省

失業之民就近入籍墾田填實地方漸增賦稅國計民生豈不兩有攸賴乃近有楚省實慶武岡沔陽等處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糧懼比託名開荒攜家入蜀者不下數十萬其間果以開墾為業固不乏人而奸徒匪類擾害地方則有占人已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墳墓者糾夥為竊為盜肆虐行劫者結黨兇毆倚強健訟又有私立會館凡一家有事率楚中羣兇橫行無忌此告彼誣挾制官府者凡此臣皆得之傳聞未敢入告比臣辦事衙門見湖北撫臣年遐齡揭帖為盜劫傷

命事沔陽州鄭錫我劫盜鄭价玉案内續獲盜犯鄭允文供云逃出就在四川度了兩年等語夫允文以盜案重犯逃入四川兩年則此數十萬楚民豈遂無鄭允文者乎臣請

勅下四川撫臣于養志將楚民流寓蜀省開墾者令各州縣逐戶確查實係楚省何處人民妻子親戚同居若干人開明籍貫仍取連名互結以防更名改姓之弊造具清冊咨移楚撫查明原籍因何事逃出或係隻身或有妻子兄弟共幾名口並無過犯取具各州縣印結轉咨川省存案方准開墾入籍當差如因犯罪私逃如鄭允文之類及欠糧避差不法者亦令楚省州縣開明犯罪事由何事逃出或隻身或妻子兄弟幾名口轉咨川撫即行逐一清查遞解回籍仍照原案歸結庶奸民不致漏網而蜀省殘黎永享無事之福矣其入蜀楚民實係開墾樂業不敢為非者該地方官亦應照蜀民一體

撫恤不得借端驅逐鋤暴安良此又並行不悖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楚省五縣南糧疏

題為楚省五縣南糧本色解運維艱仰祈

勅部改徵折色以便兵民事竊臣以西蜀豎儒七年外吏荷蒙

隆恩異數扶置臺班辦事衙門仰見我皇上天地為心勤恤民隱於凡民生利弊籌畫精詳務使膏澤下流無一夫不獲其所大哉堯舜之仁不復過矣臣至愚極陋何能仰贊

高深謹以見聞所及者敬為我皇上陳之伏查楚省南糧一項所以協濟本省駐防官兵

荊州鄖陽襄陽武昌皆官兵駐防之所每年秋成後徵收本色解交各汛支放兵糧臨江各州縣船

載直達各汛無甚煩難獨是黃州府屬之黃梅麻
城黃安三縣武昌府屬之通山大冶二縣僻處萬
山之中雖地原產米而崇巖峻嶺不通舟楫肩挑
背負為數無多輓運之費倍於米價矣近來每遇
開徵各縣亦詳請改折但須候督撫批允始得改
折及改折時又將折色解赴糧道轉差各汛買交
亦滋往來丈移之擾其或仍收本色百姓問於鄰
近州縣糴買交倉又有鋪戶勒索高價之苦蓋每
年開徵時各縣未嘗不詳請而改折迄無成例民
困不支目令七月正南糧開徵之時伏祈
勅行楚省督撫湖北南糧除臨江州縣仍照例徵本色外
其黃梅麻城黃安通山大冶五縣南糧共二萬七
千二百二十二石八斗零准其改徵折色即令各
縣解交荊鄖等汛永為成例在兵有因時購買之
益在民無山路輓輸之艱一轉移間兵民咸得其
便矣臣再查荆襄諸郡皆產米之鄉米價不甚騰

貴每南糧倉斗一石折銀以六錢五分為率倘處
豐歉或有低昂則酌量至七錢一石至足也倘蒙
恩改折仍飭各縣不得另立名色即於地丁內彙徵分解

皇

仁與

天無極矣緣係陳楚省南糧事理字多逾格如
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

鑒施

行為此具

本謹題奉

旨

該部

議奏

欽此

傳

沈汝霖孝子趙延吾傳

孝子諱延吾字又安係綿
州安縣人儀部宗普公冢

孫性純孝事父母惟謹幼岐嶷不凡垂髫補郡弟
子員試輒高等孝子家甚貧饔飧莫繼孝子不忍
垂白朽憊遂赴邑城課童蒙資升斗以奉親每得
粟孝子即躬負歸家恬不為瘁歲丁未七月淫雨

連旬河水暴漲時新穀告登孝子將所得館米二斗急欲歸獻以備晨炊遂負之行渡至中流巨浸衝激孝子獨力莫支負米偃仆遂以淹溺告終次日漉孝子於積沙中僵植危立玉色如生闔邑為之悲悼邑侯吳公輯孝子平生行畧詳之郡伯冀公復上之學憲孫公以請祀鄉賢因額其祠曰文孝行令公為之致祭於家焉楚辰沈汝霖曰古有以赴湯蹈火俠烈著聞者矣未有為親負米殞身於洪濤巨浪中人莫知之如趙孝子之所為者說者方之仲由曾參以為無愧古人余則更有進焉方其褰裳思濟時使稍涉瞻顧則深厲淺揭必望洋而返矣孝子不然此志之所以皎皎也使天假以年克自表樹顯可備國家股肱之用隱當作儒林山斗之型何以竟奪之速嗚呼痛哉雖然沙岸猶存芳魂不遠後之人過而指之曰此趙孝子負米殞身處則孝子之死而生矣

墓誌銘

王士禎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

遊而西充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尤卓犖奇偉因
獲聞其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
給事中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
神明不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誡心抃
者不啻辟咎提命以為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
心抃視河報

命歸而

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行述稽顙來乞
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餘二十年矣其

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明初徙蜀西充
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士子純純子延
年家益起好施予鄉鄰待以舉火者恒數百家有
二子長曰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健其字先生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康強縣丞為政平恕蒞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註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留不可則宿春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先生既歸閉門授徒戶屢恒滿其訓心忤兄弟曰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為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舉通欠契薊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窶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

天威

伐四方寧謐子可以出而仕矣心忤令太平以課

乃復故廬謂心忤曰

為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偽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

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鬪爭為恥獄訟

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

後家僅具餽粥而親黨之不能葬好行其德大亂之

先生自祖父陰行為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

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於土

先生率童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教及獻賊躡蜀屠戮靡孑遺齒骸狼籍道路亂定

聖恩

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

激則近名小子慎之心忤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

簡命視

上官闕天下大計而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
官之體蓋先生之教也康熙三十三年心忤奉
河工於淮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
無疾坐逝若禪定然銘曰南岷之山靈氣輪囷儂
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王烈居近何岷孰
云幽宮閭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後昆

李仙根王璵暨元配熊氏墓誌銘

公諱璵字元佩號子荆明大司

徒希泉公之仲子也大司徒子六人公最賢歷官
中外所至輒有政聲退處三十年日以著書為事
絕不與世通而宇內談經濟風雅者莫不推蜀北
子荆先生云自西南播亂蜀道阻絕余官京師望
故鄉如異國庚申大兵平蜀越一歲而公訃至今
是冢君以誌銘請於余於戲余與公有世好之誼
素所景仰其公之可傳者皆見之余文也微斯請
余亦烏可辭謹按狀曰王氏系出瑯琊宋南渡入

浙元末入蜀居廣安世以科第顯至司徒公益盛
公負姿淵穎十歲餘博通羣籍補博士弟子員時
司徒公官於朝公侍太夫人有小失受責不敢起
太夫人病奉湯藥衣不解帶司徒公卒於任聞訃
哀毀骨立往返數千里奔喪扶柩請誥請卹以至
經營隴墓事咸當是時公方二十許而練達恒
如老成人非其純孝誠篤出於天性者然耶服闋
以明經承門蔭初授順天治中再移南戶部江西
司主事督常德銅差一時聲譽籍甚旋丁太夫人
艱歸起南戶部新餉司郎中遷廣西左江道未任
旅食江南絕意仕進
國初當道聞其才名屢強之始起授江西驛鹽副使
公訪求驛政最急者莫如黃快丁每因漕累破家
而舊設沿江諸驛往來悉索靡寧公分別黃運一
徹雨田倪公法漕撫以庇護快丁劾奏吏議終直
公勒為令典名船政新書改金陵三驛設城內多

寡之數悉由官府不能強驅一人江寧食鹽苦商人高下公阻商餽聽民自為便宜尋擢荆南大叅去之日老幼擁道為立仁壽祠江寧入至今尸祝之入楚駐節澧州時黔蜀未歸版圖密邇巨寇先是官茲土者駐澧市寇來登舟公率士民歸城闢官舍創學校備戰具給牛種以屯田暇則與詞人酬處盤錯棘手時晏如也慮者以澧斗大孤城公文儒長者得有變當奈何而流寇王進財張光華果率精銳三萬薄城下公冒矢石指揮士卒相持兩月突出奇兵大捷於洋湖口八戰八克進財走死光華僅以身免一時推公知兵楚中方以為長城不意為讐家所中解官後益肆力於古學與吳人邢昉周景瀛顧夢游豫章周亮工陳伯璣楚人王天庚嚴平子張禎曹國樸蜀人尹子求范文光李長祥輩稱詩揚推論難絕去畦町而旁及西洋勾股岐黃養生堪輿家言法書名畫種植修造靡

不究習著述三十餘種皆確期有裨於世用公之
長兄璟河南項城縣令三弟珣貴州善安道四弟
璠雲南順寧太守五弟城廩生六弟璵庠生公年
七十追念升沈半在患難而諸昆弟存亡散失天
各一方西望大司徒墓誰為掃者輒愴然泣下遂
攜歸廣安樂免山山水水佳勝用西洋法築生壙一
區辛酉九月疾作奉遺命卒後三日歸窆公時年
八十二歲元配恭人熊氏先公二十年卒於澧浦
癸亥春冢君有師扶柩至起壙附葬焉公五子五
女長有師貢生熊氏出次有鼎庠生趙氏出三有
馮壬子舉人四有章庠生周氏出五有經庠生李
氏出長女有崑適舉人宋起莘子喆庠生熊氏出
次女有奎適梁山進士暴巖高公四子商南知縣
宗梅有芷適富順翰林雪灘陳公三子庠生厥有
衡適叙府進士凌霄宗公三子太學生之瑚有孫
適泗州教諭佩公顧公仲子庠生清江俱周氏出

孫十一人長鏞庠生有師出次鑄庠生鉉鎮有馮
出銘鎬鉞鑑鍊鐘有章出銑有經出重孫懷仁鏞
出余嘗聞公好義樂施周人之急恤人之難如迎
明季殉難河南大中丞文岳揚公汝寧刺史世琮
王公喪治棺殯送歸蜀土代部吏償官逋三百金
以全二女仍為擇士厚資奩嫁此其較著者也署
江南臬司時有常熟大宗伯牧齋錢公致千金謝不受
許公極力護持置許者於法錢公致千金謝不受
又輦古玩好重千金拒益堅錢喟然嘆曰希泉公
可謂有子矣其生平蓋如此惜中道坎壈齟齬卒
不得竟用以展其所學嗚呼豈非天哉銘曰惟彼
砥柱狂波不折鋒鏑雖攷考終大耋兔山戔戔兮
江水冽恭人楚歸獲同穴相
白雲之捲舒而云胡不悅

祭文

冀應熊祭簡州濟川橋孤魂文

大凡國家祀典各有攸屬歲序舉行

亦有定隅即如無祀孤魂因時設祭府屬之內原立郡厲州厲邑厲之壇時歲之中聿定清明中元冬初之節非其地則祭為無名非其官則祭為失禮茲以郡守而致祭州厲以侵屬僚之權且於橋下而設祀孤魂矣失定制之體然而禮以義起祭以情通是則今日郡守之祀孤魂於橋下也請得言其說予於是歲之七月十有二日因督修浮橋危坐江濱遂進父老而詢地方艱苦適有歲進士李為楫等博士弟子員李開恒等垂涕而道曰簡自甲申歲遭獻逆犯蜀設為水軍二都督屯駐灌壩勒殺九井之居民至乙酉偽令盡勒各邨衆姓入城仲冬發賊兵抵簡驅兩城紳衿百姓男婦老穉盡填濟川橋下赤水為之不流可憐盈萬生靈悉成冤鬼闔簡無祀孤魂俱在此一泓浩淼中

爾予聞之不覺潸然淚下嗟此黔黎何遭劫運至此耶夫守土而不能使生者安居死者瞑目亦焉用長民者為哉矧此盈萬冤魂屈沈廿載求脫生而未能望享死而難得呻吟於星月之下呼籲於汪洋之中積怨氣以干天和聚厲鬼而為人祟不但死者難伸其冤即生者莫寧其宇興言及此負咎未遑又奚暇計非其官非其地之為嫌也然更可異者予方與州牧州尉及學博共議延僧設醮大放河燈施食而濟川橋下忽水湧尺許若有物焉以伸首者數四衆皆驚視追遣人渡筏往覷之則杳然止水耳噫嘻此非二十年前諸冤鬼若有所聞而引領以待之也耶洵若此則予今日之祭正所謂禮以義起祭以情通而地適當其地官斯服其官者矣時州牧進曰浮橋成而上下不病涉孤魂祀而生死悉銜恩厥功普哉予曰不然予匏羈守土之官也使非有郊迎撫憲之行予曷由而

至簡非有藩臬兩臺督橋之委予又安能以旬日
留簡非有諸父老環泣而道予又何事而有祀於
簡則此一役也實諸上臺有以相成予不過宣上
之德意以順下之輿情而已予何敢貪天功焉因
請列銜以誌之遂為之致誄辭曰洛爾孤魂惟茲
異劫匪人是尤實天作孽天降喪亂產彼無良禱
机獍梟屠此一方老穉何辜羣膏血刃窮谷荒村
搜羅畢盡歲居乙酉偽令仇民厥凶降簡促野歸
城遄發寇兵四圍邏集烈焰燭天兩城如炙中間
赤水橋曰濟川焚梁燬屋百刃共淵哀我士民莫
分男婦驅納溝中屍填可渡十千慘鬼廿載淵沈
洪滔碧血白骨青燐上下隨波遊魂莫止夜月淒
風誰焚陌紙予役陽安徒枉河畔諮民艱凶矜
是念方延寶筏度茲羣靈霎時浪湧白日現形幽
明罔殊人鬼一理綏爾九泉寧我百里爰商牧屬
勅此良緣拯援諸苦以控於天伏願神祇洋洋降

鑒拔此孤魂式登彼岸諸魂目暝
戾氣以銷四方生聚共享熙皞

雜著

李蕃通江縣星野考

舊志曰古壁州居鶉首之次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七度按

班固天文志觜觿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按東坡
指掌天象分野圖云觜參星曰實沈州曰益州官
曰陰陽時曰中是益為實沈之次也井鬼星曰鶉
首州曰雍宮曰巨蟹時曰未是雍為鶉首之次也
而唐史謂觜觿參伐實沈也自畢十度餘八百四
十一秒四之一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為秦晉其
地上應天闕東井與鬼鶉首也自東井十二度餘
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
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盡巴蜀漢中之地
古秦梁芮豐庖密庸蜀羌髳之國自漢中東盡華

陽與鶉首相接又謂興元府下金洋鳳與利集壁
巴等二十州為鶉首由此舊志所以謂為井鬼分
野也又按二十八辰分野之圖云自畢十二度至
井十五度為實沈而分注之云益州永興河東河
西北路是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而分注
之云雍州永興五路及四川似以益與四川分為
二而躔度幾不可攷今按晉志十二次度數及州
郡躔次以十二辰配十二野則通江而上如保寧
似非井鬼分野也今以觜參井鬼之次言之本圖
云益州入參七度廣漢入觜四度越雋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犍為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
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未嘗為井鬼分也而
井鬼為秦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上
黨入與鬼二度是井鬼為秦分而觜參為蜀川無
疑惟以與地踰之觜參為魏分魏在三河之間越
秦漢而與蜀益同一分野是難以詰辨即入參七

度以巴郡漢中之分考之亦微有不合噫人無甘石之學而欲試惟步之法其不為識者所笑乎謹因所見而附於後以俟後之君子 背參應為實沈之次其曰鶉首從唐書也 史記正義星經云畢背參魏之分野益州東

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

禹穴辨

蕃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子長之自叙所謂足跡半天下也後人

不察止以意為斷若曰上會稽而探禹穴云爾如吳越春秋謂宛委山有一穴探不見底謂之禹穴括地志謂山中嵎峴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而五帝紀張晏謂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皆誤讀史記而禹穴遂誤在會稽矣

今詳考諸書如左

易林

大禹生石夷之野

正義

禹名文命字密身長九尺二寸西夷之人也

帝王紀

禹以六月六日生於石紐身長九尺二寸西夷之人也

蜀王本紀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

七十
三里

華陽國志

大禹生於石紐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

東漢書

戴良字叔鷹汝南人嘗自比若仲尼長東魯大禹生西羌

水經注

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邨

一統志

禹穴在石泉治之北大禹生此

外書

升菴著廣柔隋改汶川今之石泉縣也石紐邛令之石鼓山也其山朝暮二時有五

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

禹穴者禹藏書之所也按正義禹至衡山夢見繡谷男子目稱元夷蒼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之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巖石之下三月季庚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知水泉之脈及治水功成乃藏書於所生之地焉按廣輿記會稽之穴石如白可知非藏書所也張鵬翮治鏡錄功過格其傳已久自了凡袁氏力行有效而後之士大夫往往重行之然袁氏以儒而惑於釋氏因果報應之說以勸誘後人後人亦皆習焉不察夫為善而有祈福之

念則其為善也必不公去惡而有畏禍之念則其去惡也必不誠以不誠不公之心存於中而徒以善去惡之事勉強致飾於其外吾恐其功日微而過日滋矣奚取夫日懸一格而丹黃識之曰某事為功若干某事為過若干哉近有刊布當官功過格以風於百爾有位者予覽之而深嘉其意又惜其仍惑於釋氏之說而不本於儒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旨乃為之易其說以進焉夫人之居恒功過其所係猶輕而當官者之為功過也不綦艱且鉅哉治一邑者以一邑為功過治一郡者以一郡為功過上之居方面之位則其功過有愈大者焉更上之而處輔弼之位則功過又有愈大者焉要其本不越於一心而已苟能以虛心講求以實心幹濟以精心照察以公心推行毋沽名母懼謗母矜己毋徇人總以上不負國下不負民而為清夜自矢之素縱未敢言功亦可以無大過

矣功過格雖不設可也雖然功過之成其相懸幾
若河漢而功過之始其相別僅同淄澠是以古之
上哲盤盂几杖銘誦箴規猶且觸於目警於心朝
夕罔敢豫怠而況其下焉者乎苟任其氣質之偏
憑胸臆以行之而非有學問察識之功則居官臨
民之際一切兵刑錢穀禁令興革之宜自謂可以
有功而每以隱伏其過於不覺後雖悔之而無及
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己是故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當功過未形
之先而所以密其存養者不可以一偶怠也審擇
義利堅持取舍功過將形之初而所以嚴其省察
者不可以或忽也昔者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皆將以矯其偏而約之
中而唐太宗之言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
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茲記功書過
之格其亦古人韋弦之意而以備當官者之一鑑

殆不為無助乎倘必曰如此而有功如此而無過如此而可以邀福可以遠禍則行道而有市心非予之所願聞也

高人龍梁山縣學碑記

聖人之道通天地亙古今合遠邇無有乎或遺無有

乎或問者也天得之而永清地得之而永寧凡日星河嶽之大以及昆蟲草木之細莫不賴斯道焉以範圍而曲成之義農而上無論矣爰自三代以迄於今凡紀綱法度之端政教禮樂之統莫不賴斯道焉以經緯而損益之至於通都大邑丈物殷繁僻壤遐陬山谷深阻諸凡鄉黨室家之內日用飲食以及風謠習尚之間循斯道則治悖斯道則亂蓋天下一家家一人人一心也大哉聖人之道乎而集羣聖之大成開百代以立極者惟我孔子故帝王南面而治天下必建學秩祀而崇德報

功之無畫者洵識其本已天子之學曰成均諸侯之學曰泮宮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蓋天下無可不學之人亦無可不學之地而時代之升降氣數之盛衰鮮不由之自秦以還馬鹿甫定太牢肆興橋門之盛北隆三古若唐若宋皆其選也慶厯中詔令天下州縣立學迄今遂為定制顧古今之學雖同而古今之教則異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初一曰六德次二曰六行次三曰六藝以故人材輩出風俗寢美馴致治隆化洽而比屋可封夫亦恃有此具焉耳自科舉法興上之選舉恒於斯下之仕進恒於斯相沿既久於是逢掖之徒胥視學為梯榮干祿之徑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類弄筆墨拾青紫以相與為光寵而止豈惟六德六行之不講即所謂六藝者較今帖括之文為何如也人材將何由而盛風俗將何由而美哉雖然亦患在不知聖人之道耳聖人之道在六

經六經之理則皆具於人之一心由修悖而有吉凶是謂心易由得失而有因革是謂心書由善惡而有美刺是謂心詩心有是非春秋因之以作心有中和禮樂因之以起聖人以其心詔乎天下後世者可謂詳且切矣夫人不能自見其心故無由以見聖人之心因不知有聖人之道何怪乎離經畔道而惟利欲之歸也嗚呼利欲之蝕人心久矣一旦欲舉而廓清之舍學無由舍學而求諸本心之正更無由學者誠能由心之存以驗心之發體之以誠守之以敬擴而充之以勇將所謂六經以及六德六行六藝者皆在是矣處而士習以端出而治功以懋即於科舉中取之何不可者然則科舉何足以累人哉亦人之自累實甚耳吾梁為東川鉅邑舊學在城南隅明末流寇蹂躪殿堂銷燬國朝初甫平蜀疆庶務草創丈廟僅屋三楹為春秋祭奠之所兩廡戟門以迨師生之舍庖湍之屬

聖靈倡教化稱
聖旨闕如於是邑侯王君若義瞿然懼無以妥

天子一道同風之指肆首捐資庀材鳩工以次葺治之匪直為觀美而已蓋以移風俗育人材俾梁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也故予為之記以諭里人俾落成而刊諸石使知返求諸一心而聖人之道乃賴以不墜云

呂潛高惕菴語錄序

讀惕菴語錄而不勝斯道盛衰之感也鄒魯既遠言人人

殊惟河汾濂洛諸君子起頗得千載已墜之緒繼是名儒輩出臯比日新明三百年間河東姚江最著沿及末流不無龐襍之譏迄於今而遂成絕響矣夫道學之敝也名盛而實已衰吾甚疑乎其實亦實亡而名且並廢吾又惜乎其名至於名廢而世遂不知講學為何事輒相與非而笑之人心之

不醇風俗之不由此其故也梁山高子惕菴有
憂之於是毅然以講學為已任捐錕葦屋日與二
三門人講習其中遠近向風駁駁有昔賢之遺軌
焉李子仙根錄其答問之語頗曰惕菴語錄余得
受而卒業焉見其迎機導窾則庖丁之無全牛也
芟繁黜異則迅風之掃秋籜也抑且單詞隻語居
要不煩則又對東郭順子而令人之意消也雖惕
菴之學不盡於問答即當時之問答亦不盡於此
錄而此其類著矣吾蜀固多君子伊川客涪而易
學愈進嘉靖南充少海任公瀚倡道經筵已而乞
休講學五十餘年著述甚富梁邑瞿塘來公知德
早領隆慶壬子鄉薦中年著有易註日錄諸書惕
菴生來公之鄉宜其後先競美也夫

李仙根高霖公廬山紀遊跋

昔覽廬山志王弼州
有紀無詩鍾退谷有

詩無紀採者之遺耶茲山靈勝筆不能盡耶抑各有所限耶霖公先生高才積學當代偉人山川清興著作如林數日間兩遊廬嶽雖未能即窮其勝然星渚以南潯陽以北亦佳處領其要矣詩宗唐音鏗旬俊逸妙絕一時紀崇正學懷大雅有侃然自任之心凡神奇仙佛之說皆屏而不錄豈非儒學之正宗乎至流連泉石詠嘯雲烟則又未足為霖公先生稱誦矣



四川通志卷四十七